THE OBSERVER

三十五年九月一日創刊

# 觀察

·逢星期六出版· 三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每份售七萬元·

第四卷 第十八期

專論

物價狂漲！物價狂漲！ 劉滌源

箭在弦上的幣制改革 笪移今

關于以平等待我之民族 樊弘

外論選譯

歐洲團結的基礎 Kingsley Marting

生活與文化

戀愛·婚姻·家庭 胡慶鈞

觀察通信

成都國民教師街頭下跪饑餓請願詳記 觀察特約記者

重慶饑民搶米記 觀察讀者投寄

饑餓的瀋陽 觀察讀者投寄

文藝

蕭伯納訪問記 珍·戴林波

觀察文摘

大學入學各科考試

論大學入學考試國文 余冠英

文趣的合理化 朱光潛

英文 鄭華熾

關于數理化要注意的問題 雷海宗

史地公民

發行者：觀察社

地址：上海(18)北四川路一九七二號內一號

電話：(02)42432

電報掛號：59027

訂閱價目

三個月

平寄：八十四萬

掛號：九十六萬

航平：一〇八萬

航掛：一二〇萬

郵資漲價·酌加寄刊

國外：半年美金四元

觀察合訂本

第一卷上冊 有售

第一卷下冊 有售

第二卷上冊 有售

第二卷下冊 有售

第三卷上冊 有售

第三卷下冊 有售

售價：每冊九十萬

郵費：掛號每冊三萬

掛航每加廿五萬

叢書加成數

照定價一萬六十倍算

廣告價目

封底套色八十萬元

普通

全面七十五百萬

半面四千萬

¼面二千萬

退稿附郵

平退：附郵五千元

掛退：附郵一萬五千元

航退：附郵二萬五千元

航掛退：附郵三萬元

如欲退稿··不附郵

事後函詢·不易查考

定戶注意

讀者懇函查詢或更改地址，務請註明定戶號碼，否則無從查考

# 讀者投書

## 程孝剛

編者先生：交通大學校長程孝剛幹不下去了，已向教育部辭職，交大的學生則一致挽留，我們站在旁邊看，也希望程校長不要辭，大家不要讓程校長辭。本來在這個大環境下，祇有同流合汚的人才「站得住」，稍爲有些正義感的人，精神上必定感到無限苦痛。上次吳市長招待各大學校長談話，祇有程氏說了幾句像樣的話。對於交大的案子，程氏的看法也和當局的看法有距離，程氏的態度是「導之以德，齊之以禮，」而他認爲政府則「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我們何幸而看到，今日還有這樣一位正直的大學校長！報載程氏赴京辭職之前，留下了一篇長達數千言的辭職佈告。佈告辭職而文長數千言，我們雖未見原文內容，但也可以想見程氏對於當前情形的情緒了。爲交大，爲教育，我希望程氏奮鬥到底，希望教育部不讓程氏他去。我們今日太需要像程氏這樣的大學校長了。骨氣，骨氣，我們需要有骨氣的人

潘興達　六月十九日　上海

## 要做的事不做

編者先生：關於民青兩黨的問題，糾纏了好久。一般人對民青兩黨的印象都不好，這兩黨參加不參加政府，與實際政治，毫無關係。民社黨早已決定不參加行政院，青年黨也在七月十六日最後決定它不入閣。這事件大可就此告一段落。可是政府方面，還是拖住不捨，張羣來滬與此事有關，雷震則更僕僕京滬。有多少事情，譬如當前的物價，各地的難民，都是需要政府急迫解決的問題，可是政府不上勁去做，却專門在這些不相干的政治糾纏中費氣力。眞是何必呢？

黎開原　六月二十日　上海

## 青島亂抓壯丁

編者先生：青島亂抓壯丁。其初在晚間郊區僻巷抓，所以許得郊區僻巷黃昏卽路斷行人。旣而越捉越兇，無處不抓，竟敢白晝在青島最繁盛的中山路、北平路、濟南路、河南路、河北路、濰縣路、遼寧路、市場三路，大卡車馳驟，不名番號的武裝軍人，弓上弦、刀出鞘，胡抓亂抓。每到一處，人心恐慌，商家閉戶，市民四散奔逃，秩序大亂。參議會和新聞界向綏署請願，綏署却堅不承認有抓丁事，反謂奸匪造謠，或者說是聯勤部失竊，或說是捉拿竊犯，檢查身份證等歪曲的解釋。並諭市民，可將抓丁份子，扭送綏署懲辦。孑孑市民，看見軍人就發抖，還有那一個人敢扭「抓丁份子」呢？（附剪青島各報以作參攷）

劉培仁　六月十七日　青島

## 豪門兒女

編者先生：這幾天廣州正在受着國幣慘跌，港幣猛漲（六月七日港幣每元合國幣二十萬元，六月十七日漲至三十二萬）的襲擊，影響所及，柴米油鹽，洋雜土貨都一律向上作直線的飛騰，一般老百姓，公務人員無不奔走相告，遑遑不可終日。但事有湊巧，當我們正在遭受苦難和黑暗折磨的時候，昨天（六月十七日）的香港星島日報第五版却披露了一篇宋家三姊妹自美國乘泛美機回抵香港探母和消暑的消息，報導着她們那種浪費外匯及窮奢極侈的生活，使我們不禁瞠目結舌，啼笑皆非。這亦無異是中國現社會的一種悲慘的諷刺，用特附上原文，並節錄其中數段以饗全中國過着苦難生活的讀者。（原文爲『宋家三姊妹』，節錄於後）

『宋家三姊妹』一文中，第一件令人痛心的是在這次抗戰過程中，豪門霸戶一聞蘆溝橋的砲聲，便把自己的孽種不分男女，不問智昧，連老媽子，廚師一齊送到外國去。名是讀書，其實是避難。撇開戰爭時成千萬男女青年爲國流血捐軀，或顚沛流離不計外，復員後經政府考取的公私費留學生，因外匯關係，種種留難，至今尚未能完全出國，卽可見豪門霸戶的可惡和政府的不公平。

第二，豪門霸戶的浪費外匯實在足令中外人士吃驚。宋家三姊妹此次自美國回香港（香港洋味比廣州重，可以不說中國話）。據說是爲了要看『媽咪』（參看附錄原文）和消磨暑期。因此爲了要叫幾聲『媽咪』不惜遠渡重洋，一擲數千金（美金）。她們如此浪費外匯，國家那得不窮！外匯管制，其奈豪門霸戶何？

第三，宋家三姊妹都不會說中國話。她們都是美國威斯尼大學政治系學生，但對祖國政治無興趣，僅知道美國什麼都好。

王兆和　六月十八日　廣州

『宋家三姊妹』（六月十七日香港星島日報）

『……是十年前的事了，當蘆溝橋事件的烽烟正瀰漫着整個祖國的原野，有無數青年學生正流浪失學，我們當代政治紅員宋子文博士，爲了保持着自己兒女的教育能夠繼續，於是送他的三個女兒到西半球黃金國的美利堅，接受着西洋文化的教育。逝水似的年華，這三位天眞活潑小姐，現在都長得婷婷玉立，由遠隔數千里的海外，飛返祖國渡她們暑夏的假期。

『記者昨天到機場迎接她們三姊妹。宋太太張樂怡亦由穗趕着來港接見她多年未見的女兒。下午二時四十分，泛美機冉冉由鯉魚門上空出現，朝着啓德機場下降。三位宋小姐早就在飛機的圈窗裏揚巾和迎接者揮手示意。

『三位小姐像出谷似的黃鶯，機門甫開，卽不斷跳躍，歡呼「媽咪！媽咪！」宋太太也回呼着她三個疼愛女兒的名字。三個都穿着美麗西服，舉止態度，煞像美國少女。記者經介紹後，才曉得三位小姐的中國名字。她們的談話全部用英語，當記者用英語詢問他們還會說中國話的時候，彼此都啞然失笑。

『宋大小姐爲了表示她們未有忘記祖國文化，她說：我們還會寫出我們的名字哩。（上面製版刊出的就是他們三姊妹爲記者簽署的中文簽名式了。）

『大小姐宋瓊頤，二小姐宋曼頤，三小姐宋瑞頤。三位的芳齡最長的也不過十九歲，但她們活潑得像十三四歲的女孩子。說說跳跳，手上拿着一盒美國製的小孩子棒糖，邀請記者們嘗嘗，我婉却她們說：「我十多年沒有吃過這東西了，」她們聽了笑到闔不起嘴來。

『在歸途中，我們和歡迎者一同趁着「飛鳳」專輪，在輪中我們的話盒打開了。爲了她們說國語生硬，於是我們改用英語繼續談下去。

『從她們的談話中，曉得宋大小姐和宋二小姐是在美京華盛頓威斯尼大學攻讀政治學系，大小姐已是大學第三年級，尚有一年多便可畢業了。二小姐還是在大學第二年級，她們這次返國，是爲了乘着學校暑假之便回來謁見她們的雙親。打算在香港淺水灣的私邸渡暑假。

『記者知道她們學習的是西洋政治學（下接十六頁）

宋瓊頤　宋曼頤　宋瑞頤

儲安平主編

# 觀察

第四卷第十八期

三十七年六月廿六日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于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即爲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眞姓名的任何論文。

**本期作者**

劉滌源：武漢大學教授

宜修今：

樊　弘：北京大學教授

胡慶鈞：清華大學教授員

# 物價狂漲！物價狂漲！

劉滌源

物價不斷的狂烈上漲，而且速度在一天天加大，這已成了全國朝野焦慮的中心課題；這也就是士氣不振，前線失利，小民生活困苦，後方擾攘不安的最基本的癥結之所在。物價狂漲，前線士氣低落，與整個後方的混亂，三者是互爲因果，循環推演的。但筆者認爲這一個循環圈中，物價波動不已實可視爲原始的發動力；到了通貨膨脹的後期，情形尤其如此。假若物價安定的話，則軍事、政治、社會諸方面的下坡速度，絕不會如當今之大。當「政協」不絕如縷，和戰問題有待最後決定時，好戰的死硬軍人，何嘗曾夢想到今日這樣殘破不堪而且岌岌可危的情勢。在當時，他們心目中只有軍隊和裝備的數字，以此種數字去和對方相關的數字作單純而機械的比較，而不考慮到其他有關政治、經濟的基本問題，則造成了當今進退維谷的局面。在通貨膨脹過程中，以物價不斷上漲的擾亂作用爲主幹，更配合其他許多因素，使整個軍事、政治、社會諸機構加速的自己趨於腐敗。一個政權猶如一座建築物：假如它的基礎深厚，結構堅牢，則準能屹立不移，經得起風吹雨打；假如它原來的基礎本就不够深厚，結構本就不够强固，今更自己和自己搗蛋，把基礎挖壞，把結構弄得輕弛無比，到處脫節，即縱沒有風雨的震撼，最後也會要自己趨於崩潰。一方面，自身加速的腐敗而減少其抵抗力量，另一方面，相對的，使對方力量更容易增加與發展。所以，通貨膨脹實不啻爲一種慢性的自殺政策。

時間使人們對於通貨膨脹的擾亂作用，和對其擾亂作用的程度，增加了認識。在抗戰期中，尤其是抗戰的前半期中，許多人都不會意識到通貨膨脹對於國計民生的破壞力量。當馬寅初先生在重慶反對政府採通貨膨脹政策以籌措戰費，主張徵收資本稅，使有錢者出錢來支持抗戰時，多少人會嗤之以鼻，認定係馬氏故意和政府爲難；更有些人臆測馬氏的動機在於對當時的財政部長孔祥熙之意氣作用。時至今日，通貨膨脹的弊害已路人皆知，不僅是過去爲政府辯護通貨膨脹政策的在野人士，已醒悟過來；即政府中人也不再諱言通貨膨脹的失策了。

自從通貨膨脹的問題發展以來，國內朝野人士先後有各種富有趣味的議論，爲政府的通貨膨脹政策作辯護。概括起來，可將這些辯護狀分四大類：

第一、根本否認有通貨膨脹之存在。這是抗戰最初二三年中的事。當時物價上漲極爲溫和，洋貨漲價較多，國內產品的物價上漲的程度甚爲微小。此時通貨膨脹的現象不甚明顯，有些經濟學者即着重物資的供求關係，去解釋當時的物價變動。馬寅初先生反對通貨膨脹時，政府只是「請」馬氏赴外地「考察」經濟，而對通貨膨脹是否存在未會作明白的答辯。在抗戰初期的參政會中，許多參政員對通貨膨脹提出質詢，政府答辯時，每不承認有通貨膨脹的事。到提出質問的參政員追問得無法再否認時，政府中人即以「通貨增加容或有之，通貨膨脹則未也」的官話來搪塞。這自然是企圖以似是而非的詭辯方式，來逃避通貨膨脹存在的證實。

第二、承認物價上漲主要由於通貨膨脹所引起，但認定物價上漲之速度與程度並不大，因而認定通貨膨脹對於國計民生並無多大的損害。這是抗戰中期的事。這期中，通貨膨脹的現象已非常明顯，再也無法加以否認，但物價上漲尙相當溫和，故有此種辯護論調之出現。此種辯護方法——低估通貨膨脹之擾亂作用，又可分爲兩種：（一）認定通貨膨脹所招致的物價上漲，對中國的農工大衆沒有損害，相反的，農工大衆反得了些利益；並舉四川鄉下的農民及街上的車夫等比過去穿得好些吃得好些，來作通貨膨脹可以改善勞苦大衆生活的實證。他們認定通貨膨脹僅足以影響公教人員的實際收入，使公教人員受了些損失。但是，這批人員吃些苦頭，對國計、民生沒有多大關係，理由是：一來公教人員過去的生活較勞苦大衆者爲佳，現在要他們吃些苦頭，並非有失公平原則。二來政府掌握了大量的糧食、布疋、和其他物資在手中，政府有力量來維持他們最低限度的生活。三來這批人員的命運與現在政府之存續發了一種「不可分」的依存關係，政府倒了，對他們沒有好處；而且他們爲文弱書生，「秀才造反，三日不成」，故這批人員不足以構成社會治安及政權穩固之威脅。四

來這批人員的數目，在整個人口總數中，所佔的比例並不算大，即使有什麼異動，政府也有力量去鎮壓。這樣推理之下，自然而然的得到結論，即通貨膨脹並無多大弊害，反對通貨膨脹者把它視同洪水猛獸，實不免有誇大狂的嫌疑。當時抱此種看法的人很多，低估通貨膨脹對於公敎人員之損害，所偏重的理由也殊不一致。（二）中國經濟學會在北碚舉行年會時，（大概是民國三十二年，我記不清楚了。）前重慶大學校長葉元龍先生提出一篇關於通貨膨脹的「論文」，在會場中宣讀。葉氏早年也是學經濟的，聽說對 Cassel 及 Marshall 等的著作曾用過工夫。他以下列兩個假定爲出發點：（1）各物品的價格可以作同方向同速度的上漲，（2）各階層人民的收入彼此均可與物價變動作同方向同速度的調整，於是演繹出一個口號式的結論：「你漲我也漲，要高大家高」。當時會場中發生激烈的辯論，馬寅初氏亦在內，站在反對者的立場加以抨擊。葉氏以「經濟學者」的資格研究通貨膨脹問題時，採空中樓閣的玄想辦法，作如此與經濟現實完全相反的假定，實令人難解。時至今日，我們回味此一篇大作，彷彿如讀童話故事然，猶有一種莫名其妙之感。

第三、承認通貨膨脹之有害於國計民生，但認爲政府所以出此一策，實由於不得已，可以加以原諒，此種爲通貨膨脹作辯護的論調，也可以分爲兩種理由：（一）由於我國太窮，物資不够豐富，而須支持全面抗戰達八九年之久，故政府不得不採行通貨膨脹政策。這種說法是以物資爲論點的基礎，因物資不够多，故流入通貨膨脹一途。（二）認我國物資足够應付這次抗戰，但因我國財政制度戰前未上軌道，抗戰時淪陷區域日廣，政府收入日益減少，而開闢新稅及發行公債又有困難，故政府只有採用通貨膨脹政策，以圖彌補。這種說法是以財政收支無法平衡爲論點的基礎。這兩種說法直到現在還在流行着。不僅政府中如此說，即在野人士也有不少抱此種態度者。這兩種說法，筆者均不能同意，尤其是前一種說法，實與事實不符。抗戰是過去了，這長期抗戰是由人力物力之支持而渡過的。那麼，足見人力物力是够的，足够支持這拖住日本而堅持到底的長期抗戰。貨幣只是一種外幕（Veil），支持抗戰的實爲人力與物力。戰時政府因淪陷區之擴大，財政收入減少，但通貨膨脹的增發鈔票實不啻爲一種租稅，以新增鈔票去吸收民間的人力物力，來支持抗戰。所以，筆者堅定地認爲：（1）我國人力物力是够支持這長期抗戰的；（2）這人力與物力來自民間；（3）這人力物力主要係由「通貨膨脹稅」去吸取而來，而非用公平的租稅及公債所籌得的戰費而來；（4）「通貨膨脹稅」的負稅人主要爲固定收入階級，富豪階級可以逃避出錢的責任——不僅如此，富豪階級更可以藉物價暴漲而大發其國難財。總之，這兩種說法均不足證明我國所行通貨膨脹政策爲應當的。不能強制有錢者出錢來支持抗戰，這是政府所以在戰時採行通貨膨脹政策的癥結。

上面是指對外作戰而言，至於對內作戰，主要是兩種經濟制度之爭鬥，也就是代表經濟利益的兩個壁壘的爭鬥，則更義不容辭的應由有錢者出錢來支持戰爭。但對內戰禍發動以來，政府仍以印鈔機爲搖錢樹，以「通貨膨脹稅」來吸取人力物力支持戰爭，這實在太不公平。爲保持現有的經濟制度而戰，戰勝的利益全在富有者所享受；那末富有者就應該出力出錢來支持。今不如此，富有階級實在太自私了。

第四，政府屢次宣佈法幣準備金非常充足，法幣發行數額絕不如外間所傳之龐大，因而自己認定法幣基礎非常穩固。此種辯護的代表作，恐須推本年四月九日政府向國民大會的軍事經濟報告。內中關於貨幣金融的部分，扼要摘述如次：

「截至上月底爲止，我們法幣發行總額不到七十萬億元，然而我們政府現存有的白銀黃金總值……，中央銀行及其他國家行局所存外匯……，兩項合計約爲美金二億九千萬元。……而政府資產撥交中央銀行，隨時可以變價的總數約爲四億元，兩者合計已有七億美元。如照目前牌價即可法幣發行總額三倍以上，而最近美國國會所通過的援華貸款，尚不在內。由此可知我們法幣的準備金非常充足，金融基礎非常鞏固。……現在人心惶惶，以爲經濟即將趨於崩潰，這完全是受了共匪及其工具宣傳的影響。」

這種辯護方法是與貨幣學原理相違反的。貨幣價值與現金準備之間沒有直接的聯繫；現金準備中金、銀，或外幣之有無價值，及其價值之高低，與貨幣價值之大小沒有直接的關係。現在準備數額之大小，與貨幣價值之大小也沒有直接的關係。現在準備只有通過發行數量，而後可以間接的影響貨幣價值。故直接影響貨幣價值者，非現金準備，而爲發行數量。（請參閱拙作「發行準備與貨幣價值」，經濟評論，三卷五期）所以，以現代貨幣學理的眼光看，以準備金之充足來辯護法幣基礎之穩固，實屬文不對題的欺人之談。

以上四種辯護通貨膨脹的論調中，前兩種早已消聲斂跡；後兩種則現在尙流行着，因牽涉到貨幣理論，一般人殊難認識其錯誤之所在。

通貨膨脹的最後結局如何？物價長此瘋狂地上漲下去，貨幣制度是否會要趨於崩潰呢？經濟學界人士對此有兩種相反的看法：有些人主張儘管通貨膨脹繼續進行，貨幣機構仍不會崩潰；另一些人主張如果沒有有效辦法及早阻止通貨膨脹，則最後結果即爲貨幣機構之崩潰。日後究竟如何演變，時間會告訴我們在這兩種看法中，筆者屬於後者。玆將德國第一次大戰後物價指數錄後，藉資參攷：

德國第一次大戰後物價指數（1913＝1）

| | | | | | |
|---|---|---|---|---|---|
| 1914 | 十二月 | 1.25 | 1923 | 一月 | 2,785 |
| 1915 | 十二月 | 1.49 | | 二月 | 5,585 |
| 1916 | 十二月 | 1.51 | | 三月 | 4,883 |
| 1917 | 十二月 | 2.03 | | 四月 | 5,212 |
| 1918 | 十二月 | 2.45 | | 五月 | 8,170 |
| 1919 | 十二月 | 8.03 | | 六月 | 19,385 |

| | | |
|---|---|---|
| 1920 | 十二月 | 14.4 |
| 1921 | 十二月 | 34.9 |
| 1922 | 六月 | 70.3 |
| | 十二月 | 1,475 |
| | 七月 | 74,784 |
| | 八月 | 944,041 |
| | 九月 | 23,9（百萬） |
| | 十月 | 7,095（百萬） |
| | 十一月 | 7260（萬萬） |
| | 十二月 | 12,620（萬萬） |

（見C. Bresciani-Turroni, The Economics of Inflation, P. 442）

德國一九二三年物價上漲之瘋狂程度，實足令吾人咋舌，在十二個月中，由二千七百餘倍（以一九一三年為準）脹到一二、六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倍，經濟生活被擾亂到無法繼續下去的境界。假若通貨膨脹不及早截住，而任其繼續加速度的進行下去，物價上漲是沒有底止的。當時德國國內沒有戰爭，尚能由政府從容準備與佈置貨幣制度之重建。我國當今戰禍瀰漫，勢難如德國當時之順利改革幣制。這是當前政府一個最難解的結子。

新政府成立後，物價在狂漲。許多人都罵新內閣之無能。實際上，通貨膨脹是十年來政府的一貫政策，當今的物價水準的高度是過去通貨增加積累的結果。過去的財政當局早已種下了禍根，而且禍毒已爆發到不可收拾的程度，現在要責成新內閣對狂漲的物價立刻作有效的平抑，實在是不可能的事。

# 箭在弦上的幣制改革

笪移今

通貨加速膨脹，物價不斷狂漲，法幣喪盡信用。華南已成港幣世界，都市大宗買賣早用黃金美鈔計算，農村社會普遍以糧食作價格標準，偏僻地區又已恢復銀元往來，物物交換風行各處。法幣已失去價值尺度的機能，失去流通手段的機能，失去支付手段的機能，失去貯藏手段的機能，確已走入崩潰的階段。法幣在今日還能繼續勉強使用，未被人民完全拒絕，主要是由於它還保有法律上的獨尊地位和公開身份。這種名存而實亡的殘破的貨幣制度，乃是中國經濟危機的產物之一。

現行通貨不能適應經濟生活，自然須要改革，這是無人反對的。不過究竟要在什麼時候改革，大致有三種人的意見：（一）官方代言人——主張立刻改革幣制，認為在改革之後，物價可得穩定，經濟可以好轉，財政收支可得平衡，「戡亂」力量隨之增加，提早結束戰爭，實現統一建設。（二）金融業代言人——在理論上雖認財政收支平衡，國際貿易平衡，生產與消費平衡為實施幣制改革的三個條件。可是事實上，如果前線能支持得住，並能從美國獲得足夠的援助，或於一般財政援助之外，再取得一筆改革幣制的專款，還是贊同立刻改革的。（三）貧苦人民代言人——從生產過程來觀察問題，強調在現勢下改革幣制，絕對不能成功，至多也不過像法幣兌換僞幣一樣，徒使人民多受一次突變式的損失。他們始終認為中國幣制問題與政治問題有着不可分離的關係，不能單獨求得解決。只有內戰結束，才能有計劃的合理的來全盤處理經濟問題。

幾年來政府在衆議紛紜中猶豫、徘徊，從未有過肯定的表示。但自今年一月下旬以來，對幣制問題的態度，顯然和過去有些不同了：一月二十四日行政院長張羣告路透社記者：「政府在考慮中的改幣計劃有兩個以上」。二月十二日又對中央日報記者說：「如求幣制問題妥善解決，最好能獲得一筆專用於改革幣制的基金」。三月四日全國經濟委員會主腦陳立夫對聯合社記者表示：「任何援華計劃，必須包括一可以實行之改革幣制方案在內，中國必須改革幣制，俾可獲得六個月之喘息時期，使全國經濟納入正軌……任何外援，若不包括適當之幣制改革，均不免浪費；改革以後，可使國軍獲得適當之薪餉，士氣振作，不難解決共匪叛亂問題」。六月二日行政院新聞局長董顯光在新聞記者招待會稱：「政府早有幣制改革之計劃，惟此項計劃，將於何時實施，目前尚難奉告」（中央社）。六月七日行憲的新任行政院長翁文灝出席國民黨總理紀念週暨國民黨籍立委聯合談話會說：「對於改革幣制，正與有關方面縝密研究中，俾便實施」（金融日報）。六月十一日翁院長向立法院作首次施政報告：「挽救財政危機之根本辦法，仍在改革幣制，而如何有效改革，則尚待研究」（中央社）。就這些言論看來，政府對改革幣制，似乎已有相當準備和決心，大有不達目的絕不中止之勢。

目前國內大勢，比之過去更是江河日下，有利於改幣的條件更不存在。而政府偏要在兵荒馬亂之際，積極籌謀改革幣制，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第一是為了穩定政權：最近立法委員富靜岩等在改革幣制提案內，說得很明白：「共匪叛亂，軍事不得復員；戡亂軍費支出有增無已，通貨增發數額，已達驚人數字。物價飛騰，生活不安，社會政治經濟，均形成最嚴重之危機。民心彷徨，士氣不振，軍事困難，有增無減，政治前途，尤多隱憂。對現行幣制，倘不速謀改革，一旦崩潰，不僅社會經濟堪虞，復足影響政權安危。幣制敗壞，足以傾覆政權，中外史實，不乏先例，勿庸枚舉。茲為挽救當前社會經濟及政治軍事重大危機，實應立謀幣制改革，不可藉準備未完，條件不足，或時機尚未成熟等理由，再事拖延。設再遲疑延緩，勢將鑄成噬臍莫及之遺憾，國家民族亦將蒙受難於預測之損失」（六月八日中央日報）。當局已感到幣制對政權威脅的可怕，看到人心思變的迫切，覺得「變」總要比不變好些，不得不對改幣有所打算。

第二是爲了解救財政危難：戰前國家稅收，約佔總支出的百分之七十。嗣後兵禍連結，稅收逐年遞減，支出却與年俱增。彌補財政赤字的唯一辦法，就是增發通貨，每年發行額，約佔總支出的百分之七十。現在工商業衰落不堪，共軍佔領地區擴大，稅源日枯，稅區日縮。支出則因軍費浩繁，仍靠增發通貨應付，財政問題愈趨嚴重。照政府說發行數字，截至本年三月底止，總額爲七十萬億，四五六月份從低估計，至少七十萬億，合計一百四十萬億，爲戰前發行額的十萬倍强。「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黃元彬根據十年來之統計，在三十六年六月以前，大抵通貨數量增加一倍，物價上升四倍至六倍，十二月可漲至八九倍」（三十六年十二月十日中央社）。依此類推，現今通貨增加一倍，物價至少須漲至十五六倍。以十萬乘十六，則六月底的上海物價應該在一百五十萬倍以上。發行再膨脹，流通速度再加大，年底物價當在一千五百萬倍左右。到了那個時期，人心和社會變成什麼樣子，眞叫人不敢想像。記得一九二三年初，德國物價爲戰前十萬倍，十個月之後即達一兆二千億倍，馬克遂告崩潰。爲防止這個危難的來到，政府也只有求之於改幣和美援。

第三是爲了避免金融恐慌：由於時局不穩，生產萎縮，國內資金已在總動員逃向海外。單就流往香港而言，去年一年約有三億港幣，逃向美洲各地更不知要超過此數若干倍，今年以來逃風尤爲可怕。大資產階級（包括豪門、官僚）對前途失去信心，以各種各樣方式，使資金變成外滙，退藏到國外。中小之家因資力薄弱，够不上外逃資格，爲保存價值起見，大事購買黃金美鈔。去年由澳門輸華黃金爲一百一十萬盎斯，由香港輸入亦有九十萬盎斯左右。以每盎斯作五十美元計算，共合一億美元。這以人民血汗向國外換來的金塊，有大部份是被中小之家購藏起來了。鉅額資金脫離生產，被誘逃到海外，被金鈔所吸引，使金價自五月初以來，即超過一般物價，爲十年來僅有的反常現象，正是金融將要發生恐慌的徵兆。因爲資金從工商營運中，退逃到相當限度，流通過程就要發生周轉不靈的巨變。再從銀行存欵方面看，戰前通貨發行總數爲十四億元，全國商業行莊存欵總數爲十八億元。後因長期戰爭，商業行莊力量逐漸削弱。三十五年底全國商業行莊存欵，以物價計算，其實際資力尙及戰前百分之四。今年三月底全國商業行莊存欵總數爲九萬五千億元，以當時四十四萬倍物價計算，其實際資力僅及戰前百分之一點二。根據全國行莊存欵增加的速度，和目前物價的漲勢，估計六月底的存欵總數，大約只有戰前一千二三百萬元的購買力，即其實際資力僅及戰前千分之七左右。這樣的繼續遞減下去，商業行莊的業務，或許有無法維持的一天，這也是一個可慮的隱憂。在政府看來，改變輕幣重貨的觀念，阻止資金逃亡和退藏，以穩定金融，似乎除了改革幣制，亦無他途可尋。

第四是爲了配合美援計劃：政府核心人物，不諱言將要改革幣制，還是一月十四日貝祖詒氏赴美以後的事，那次確是帶去了兩個以上幣制計劃到美國。但因「穩定幣制的基金，據美國專家的意見，需要很大的數量。而這種基金，在目前內戰正在進行之時，大半將爲浪費」（見馬歇爾二月二十日在衆院外委會發表之證詞）。其實美國不給改幣貸欵，倒不是因爲內戰正在進行，而是担心「戡亂」政府的無能。「長江以北的交通，除沿海航行外，幾已不存在。地方政府往往腐敗得很，對於救濟措施的管理，不能有何幫助。根深蒂固集團的政治控制，實是恢復中國經濟穩定所需克服的重大困難」。（同上）又說：「雖然如此，美國政府對於中國目前的嚴重局勢，必須予以援助，以協助阻止其經濟的迅速敗壞，從而使其獲得喘息的機會，而令中國政府可以發動必要步驟，以求達成比較穩定的經濟」（見同上）。二月十八日杜魯門總統向國會提出援華咨文：「吾人希望中國之環境，能使美國援助，得以有效用於建設及復興方面。吾人所期望之環境，迄未形成，故祇能於現在之情形下，就其最適當者辦理之」。這就是說，現在只能暫先貸給四億六千三百萬美元，趕快趁此喘息機會，採取必要步驟，擴大政府基礎，吸收自由份子，洗刷頑固勢力，阻止軍事逆轉，佈置和平攻勢，這大概就是美國所期望的適當環境。如能符合美國要求，它爲鞏固並伸展在華軍事政治經濟勢力，當然希望中國有穩定的貨幣制度，協助中國解決幣制問題。如果說翁文灝組閣陳立夫出國，是希圖轉換美國觀感，那麼貝祖詒之再度赴美，就不能說不與改革幣制有重大關係。

此外，從歷史上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各國整理幣制的途徑有三：一是英日意等國所採取的方法，即以種種手段，緊縮通貨，減少發行，使幣值恢復於戰前的水準。二是法比等國所採取的方法，即努力平衡財政收支，穩定國內物價與國外滙價，使幣值安定於戰後的水準，不使再趨跌落。三是德奧俄等國所採取的方法，即發行新幣，收回舊幣，並充實準備，以鞏固新幣信用。第一個辦法，在中國根本行不通，第二個辦法，政府確已用過不少力量，諸如緊縮工貸，限制滙欵，拋售物資，禁止支票當日抵用等，都沒有達到穩定幣值的效果，以後也不會想出更好的對策。所以現在只有走第三條路——改發新幣了。有人說，政府正在趕印一萬二萬元關金及五十萬一百萬元大鈔，還看不出有改幣的模樣。我們的看法與此不同：愈要實行改革幣制，愈有增發大鈔的可能。一則可用以向民間大量搶購物資；二則可使法幣價值慘跌，俾以最低代價收回舊幣。浦立德去年夏天說，收回全部法幣只需二億五千萬美元，目前恐怕只需六七千萬美元，再過幾個月，大概只需一千萬甚至幾百萬美元就可把全部法幣收回來了。

政府對改革幣制既有非行不可之勢，然則究應採取什麼本位？這是近來大家最關心、最感興趣的一件事。

金本位嗎？我國不出產黃金，也沒有財力向國外購進大宗黃金作爲鑄幣之用。而且硬幣制度，已經陳舊，不能適合時代需要。所以主張金本位，在今日已失去現實意義，歐美各國多已放棄此種制度，我們無須多費脣舌，斤斤於此。

銀本位嗎？更是落伍的想法，中國也不出產白銀。兩年多來，上海字林西

報一再鼓吹恢復銀本位，美國輿論亦認爲中國人民對銀幣信念甚深，銀本位必受歡迎，所需白銀可向美國及產銀國家借用，西部各州議員尤贊同此說。因此，中國也有不少人力主恢復銀本位。銀本位不好，除了它是倒退的措施和本國缺銀而外，主要是因爲近十多年來，世界白銀產量逐漸減少，工業用途日廣，銀價有看漲趨勢。採用此種本位，不能使中國經濟穩定，足以妨害工商業發展。同時，美國白銀雖只能借給一億九千萬盎司，其產量雖次於墨西哥，但美國資本卻支配了世界白銀總產量的百分之六十六。要想借到大宗白銀，勢難逃出美國的掌握，勢必失去貨幣自主權。果爾，作爲一國經濟命脈的貨幣，任人操縱擺佈，後患實在不堪想像。

金滙兌本位嗎？也許可能。據我們猜想，向美國借到黃金美元作爲改幣的準備金更好，否則白銀也很歡迎，以之鑄造銀元充作輔幣，並發行與銀幣等值的銀紙幣，同時流通市面。對外則發不兌現金幣，與外滙聯系，專作國際支付及結算之用；並規定新金幣與銀幣比率，以新金幣的對外價值，來穩定銀幣的對內價值。一俟物價穩定，經濟好轉，再把銀幣收歸國有，禁止使用，以集金融安定。當局對改幣的如意算盤，恐怕不外如此。

以上係就實際情形，對當前幣制問題的一個簡略分析。至於究竟在何時改，如何改，雖說「惟有中國政府本身方能採取必要步驟」（杜魯門語），但誰也看得出，改革貨幣的最後決定權，不在南京而在華盛頓。

法幣已陷在解體的過程中，當局也在準備爲它料理後事。然而幣制改革之後，中國經濟是否就可隨之好轉？我可以乾脆地回答：絕無可能。首先，中國經濟危機的基本原因，是現存的生產關係，摧毀了生產力的發展。通貨膨脹是生產失去均衡的結果，消費超過生產，通貨膨脹就無法避免，所以增發紙幣的必然性，乃是由於生產不足發生的。一個國家的政治措施，防害了生產發展，使資本感到不安，這個國家的通貨，就要喪失它的購買力。此時，縱有金銀及外滙準備，縱然改換新幣，亦必不能穩定幣值。

其次，促進通貨膨脹最顯著的事象，是由於財政支絀。財政支絀，是由於應付龐大的內戰軍費。內戰是要維護現存的生產關係，同時戰爭又在大量消耗物資和人力。在現狀不變的條件下，支出無法削減，收入無法增加（稅源枯竭），公債無法推銷。財政不平衡，並不因改革幣制而能改善。縱有美援，或能挹注一時，決不能長期使幣值穩定。所以改革幣制後，財政支出，依然要靠發行，幣值終必再度跌落，人民又必輕幣重貨，物價又再狂漲。惡劣情形，當較幣制未改之前尤壞、尤糟，反造成以後正式改革幣制的更多困難。

再次，在實行改革之初，資金呆滯，信用緊縮，投機減少，物價下跌。此在平時，只要政府輔導得法，熬過短期的苦難，即可步入穩定和繁榮之境。可是，目前專靠漲價與投機來維持的工商業，經受了八年抗戰及三年內戰，正像晚秋的樹葉，在砲火連天，政治失效的環境下，不易忍受得了改革幣制的風霜，尤其中小工商業很有破產的可能。

更次，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各國也紛紛實行改革幣制，據莊智煥氏由國外考查歸來說：「除比捷改革措施，確會獲得百分之七十的成功外，希臘與匈牙利卻是百分之二百的失敗，荷南波等國也百分之百的落空」（二月二日大公報）。這些國家（希臘不算）沒有內戰，政治財政條件皆好過中國，其結果尚且如此。那麼中國驟行改幣的成敗，也就不卜而知了。

這樣說來，改革幣制不能輕試，難道當局不懂得這些理由嗎？懂得的，懂得比我們更清楚。只因爲中國經濟財政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改革幣制是最後的一張王牌。「法幣只有一條路可走，改得好，當然要改；改不好也要改。一次改不好，可以再改，多少讓人民能夠喘過一口氣來」（朱偰語──觀察三卷十期）。把改革幣制這件大事當作兒戲，我們不敢苟同。在一致再改的過程中，吃苦受難的是中小工商業家和靠薪工生活的知識份子及工人，「能夠喘過一口氣來」的不是人民，而是那個與人民對立的制度。

因此，站在人民的立場，我們認爲今天不是改革幣制的時候。縱然改革也不過是變換通貨的計算單位，無異是發行名稱不同的新鈔，對正在加速敗壞中的經濟，不僅無益，而且是苛擾。打開中國經濟僵局的關鍵，不是美援和改幣，而是改變生產關係，提高生產能力。

六月十八深夜

# 關於「以平等待我之民族」

樊 弘

誰是「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我在觀察四卷七期上說，「凡不畏懼中國的被剝削的階層並鼓舞他們起而執掌中國政權的便是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可是周東郊先生對於我的這個答覆表示異議。他說「我個人對政治理論素無研究，但二十餘年的實際經驗：我接觸過許多民族中的各色黨人與政治掮客，並親歷過若干東方弱小民族的「被解放」和未被解放的國家，從他們的政治實際與民間生活中，我以爲對鼓舞被剝削階層從事生存鬥爭的友愛之手，是不輕易接握的；我以爲這隻手的伸出，還是爲了鼓舞者本身利益不能輕易的說他們便是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觀察四卷十三期）我對於周東郊先生的純潔的愛國的動機是佩服的。但我仍然堅持我的主張。我不但衷心的相信「凡鼓舞中國被壓迫階層起而執掌中國政權的便是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而且我要大聲的呼喚中國的一切的愛國的國民都應起而以一種互愛，互信和互助的精神，堅實的去接握這隻「鼓舞」之手，在一方面，向世界各個民族國家眞切的表示，偉大的中國

的國民是不拒絕任一伸向我們的歌舞之手的。在他方面，並向世界各個民族國家眞切表示，偉大的中國國民並將以相同的鼓舞之手伸向其他的民族。我們不但不畏懼蘇聯或依賴蘇聯，且要努力的接近蘇聯，追上蘇聯，超過蘇聯，使中國成爲自由社會主義國家的典型。偉大的皇帝神明之裔，未必連這點也辦不到麽？未免太氣餒了。中國今天的局面，當然不是莫斯科的力量所能扭轉的。無一進步中國人，就令是共產黨，亦沒有一個不是堅決的相信扭轉中國的責任完全是在我們自己的身上，固不獨周東郊先生才有這番最低條件的信念。

爲什麽我要在周東郊先生的善意的批評發表之後，依然堅持我的主張呢？或依然要堅持「凡鼓舞中國的被壓迫階層起而執掌中國政權者便是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呢？我絕對不是受了任何感情的蒙蔽。因爲我以爲像中國這樣偉大的民族，只要中國的政權一旦被掌握在被壓迫的廣大階層的手內，任何侵略的勢力我們都能予以粉碎的打擊。正如周先生所說：「當年帝國主義在中國之能够得手，能够任所欲爲不完全在他們擁有堅甲利兵，主要的還在中國本身的腐爛了的封建社會組織與封建思想促成的」。假令中國的封建勢力被推翻了，並爲廣大的被封建勢力所壓榨的各階層所代替，任何兇暴的帝國主義都不敢再在中國面前顯示威風。正如在俄國革命成功後，白色帝國主義者的軍隊之不敢再在俄國的英勇的紅軍面前顯示威風，是一樣的。又如在法國革命成功後，一切的妄想扶植包本王朝的反動的勢力都被拿坡侖的軍隊打得一乾二淨是一樣的。中國革命已經成功了，誰還敢來侵略我們啊！這點帝國主義者看得最淸楚，社會主義者亦看得最淸楚。帝國主義者因了蓄意要侵略中國，所以他便不惜鼓舞中國的封建勢力執掌政權，社會主義者依照類似的理由，因了眞正不想侵略中國，所以他們也就不怕中國的被壓迫的階層起而執掌政權，並要鼓舞中國的被壓迫的階層起而執掌政權。因爲中國的被壓迫的階層起而執掌政權之後，任何侵略的勢力都是能粉碎的。從邏輯的觀點上說，社會主義者如欲侵略中國，他絕對不會來扶植中國的反侵略的勢力的。不幸來了，我們也不怕啊！

我應在此特別强調，即中國現在的政治的出路，不但不應畏懼蘇聯，或依賴蘇聯，乃要努力的接近蘇聯，追上蘇聯，超過蘇聯。我們學外國要迎頭趕上去，且要超過他，並不是要專去抓外國的尾巴，中山先生業已深切言之。

依照同樣的理由，中國政治的出路也就不在只是「繼續五四的反封建運動，發揚並深入之」。且要跨過五四的反封建的運動並促使中國的被壓迫的各階層起而執掌政權。不但如此，且要中國的勞苦大衆的階層透過代表他們的利益的黨，起而領導中國的各階層實現民主。我們在把中國的封建勢力推倒後，絕對不要由資本家階級起而領導被封建勢力所壓迫的各階層相與實現民主。因爲中國的民主如由資本家階級來領導，則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的機會較難，但如由勞苦大衆來領導則實現社會主義的機會較易。我敢斷然的說，五四運動的反封建的勢力，其積極的目的是很不淸楚的。我們的政治的出路乃在把握五四運動的反封建勢力，並重新認識我們的政治的出路。我以爲，這個出路只有一個即由中國勞苦階層起而領導各被壓迫階層相與實現民主政治，而非由資本家階級起而領導各被壓迫階層，相與實現中國的民主政治。一來呢，中國的民主政治不應重蹈英美的錯誤，由資本家階級來領導。二來呢，中國的資本家根本的力量很少，他之不能負担領導中國的民主政治的任務，早就不由我們主觀的願望決定，而且好早也就被中國並世界的歷史趨勢所已決定的了。中國的資本家階級還可回返到十九世紀英美資本家階級那樣的籠罩其他一切勢力的地位麽？這當然是不可能的。如果中國的資本家在社會上沒有籠罩其他一切勢力的地位，而中國的封建勢力的主體，豪紳、軍閥、與政治流氓又爲無情的反封建勢力所粉碎，而此封建勢力的粉碎又係由中國的勞苦大衆的力量所粉碎的，而且他們在政治上的覺醒的程度又極高，並且隨着中國的文化的普及的運動，甚來越高。那末，在普選的時候，他們勢必要選舉足以代表他們自己利益的人物。他們的票數又極多，你想，區區的少數的資本家階級，還能在議會裏取得大多數的議席麽？所以，中國的民主政治到頭來終必爲無產者所領導，不但絕對的應該，而且亦是絕對的不可抵禦的呀！你說，誰能抵禦他們呢？由此可見，中國政治的出路，除了我所說的，只有兩條路外，依然沒有什麽「新路」。

我不承認列寧在俄國革命前夕，與德國的軍閥密謀，取得德國軍閥的同意，秘密返俄，反對戰爭，主張和平，並割讓俄國的土地以滿足德國軍閥的貪慾，係給德國軍閥政府當鷹犬。我亦不承認斯大林與希特萊締結友好條約，讓納粹大胆的去撲向東歐，便係與納粹勢力謀妥協，或出賣社會主義。依照同樣的理由，我堅決的否認周東郊先生的看法，以爲一人主張實行中山的遺敎，喚起民衆並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便係讓莫斯科的勢力（當然亦不是納粹）來扭轉中國的局面。

不用說，我作這篇文，純粹爲了面見眞理。即我的意見完全是超黨派的。

三七、六、十三、於北京大學。

# 歐洲團結的基礎

A Basis for European Unity　New Republic, May 10, 1948

Kingsley Martin,
（倫敦新政治家週刊編輯）

西歐民主國家面臨兩大急務：第一是經濟復興——一件除非西歐各國放棄他們各自在政治上經濟上的特殊權益即無法完成的工作。第二是防止共產主義。向東看，在鐵幕之後，有着一個認爲階級鬥爭一日不終止戰爭和革命即一日不可免的蘇聯。因爲這個原因，蘇聯的策略固然可以隨環境而變易，有時積極鼓勵革命行動

，有時和資本主義的國家合作，以求避免因其尙未準備成熟而轉入戰爭，但是蘇聯的世界革命的意識則是始終沒有放棄的。

向西看，橫過大西洋，是美國。目前美國的國策可說是紛紜雜亂，莫衷一是。而其中最明確的，同時最可能在本年十一月大選中貫徹的，就是美國大企業界的觀點。在一般歐洲的社會主義者看來，那種觀點將使美國居於統治着全世界的地位；二十世紀將爲美國的世紀，美國的錢和飛機控制了一切，正如十九世紀英國的海軍和英鎊的勢力控制了一切一樣。

介於美蘇之間的是西歐；她依然保持着兩億人口和相彷於美國的龐大的工業潛能。成爲西歐第一個急務的經濟復興，由於馬歇爾援歐方案之終被通過，大受鼓舞。第二個急務的防止共產主義，由於義大利選舉的結果，已達高潮；但是這個鬥爭仍是一個長期的鬥爭。

西歐的社會主義者深知：共產主義不會是他們自己那種類型的社會主義的發展，而是一種蘇聯意識的轉版，它不理會傳統的政治自由，也不理會過去二千年來從地中海氛地散播出來的文化。

最爲這個矛盾所窘的，卽既要經濟復興又要防止共產主義，是義大利、法國、英國三國。

在義大利，最近的大選顚覆了人民陣線的聯合。國會中較大的社會主義一派寧涅派（Neuni Socialists）公開的決定和共產黨合作，並且相信這樣做法纔能保障勞工階級的團結。可是薩拉格特派（Saragat Socialists）認爲寧涅派這種做法是將勞工階級出賣了給蘇聯，就此退出了人民陣線。寧涅派之是否將再度分裂而與薩拉格特派結合成爲一個獨立的社會主義黨派，目下尙嫌言之過早。薩拉格特派雖可獲得百分之七的選票，但他們似乎命定地已成爲喀斯貝理（Gasperi 義大利現任內閣總理）的俘虜。

在法國，情勢就兩樣了，雖則也處於同樣的歧途，可是大都數的社會主義者，與其投共，毋寧投戴高樂。目下的法國政府並不代表第三方面的力量。現在的法國政府毋寧說是由銀行家所組成的政府，目前還能夠對付當前的局面。因爲法國的大的有力的團體，熱烈地擁護着個人自由，寧願任何第三方面組閣，而不願由任何極端政黨執政。共產黨如執政，她將清算法國的中產階級；戴高樂如執政，他將制服職工公會的會員，其中四分之三都直認是共產黨黨員。

英國的情形又復不同，因爲共產黨在英國幾乎無足輕重。從意識上說，英國的勞工運動是完全不能接受美蘇的觀點的。當貝文就任外相後，表示他願意使英國事實上成爲美國的衛星時，勞工方面就顯示了極大的不安。

結果引起了工黨中幾許少數派的反叛。這反叛，並非企圖毀滅工黨內閣，祇是要求改變工黨的外交政策，它的發展卻越出於「左傾」國會議員的小團體之外。這種反叛，和工黨裏面的一種崇高情緒是符合的，卽英國應該成爲介乎美蘇之間的社會民主中間途徑的領袖。從其公開要求西歐各國須團結一致，堅強獨立，一則足以抵制美國的經濟或軍事壓迫，再則也足以防止蘇聯的侵入這兩點上，也就可以看出它那種態度來了。

我相信上面所說的，至今依然是大都數英國人所欲採取的態度。不過英國在財政上的處境，卻使她無可奈何地依賴於美國和加拿大。同時，由於共產黨的壓迫——反對一切馬歇爾方案的援助——使得西歐的社會民主結合，如無美國的担保似乎就變成不可能的樣子。

因此，無怪乎最近有一百個工黨和保守黨的國會議員簽名宣言，要求在一個聯合參謀部之下，從事西歐緊急團結，統一規劃西歐的社會的、經濟的、以及國防上的種種需要，同時作爲永久的政策，使之成爲西歐聯盟。

這宣言的連署人雖則並非國會中的領袖人物，因之也不是官方的，不過那決議可以顯出，對於蘇聯和共產主義的恐懼是何等可以促成團結而導致在不久以前還被認做是非常急進的要求。於是甚至連保守黨的議員也容納了如下的假定：英國是歐洲的一部分，同時倘使英國參加西歐的密切的經濟團結，英國和英國的自治領之間不致於引起難解的爭端。他們同時接受了「計劃」的理想，並且準備設立聯合參謀部。在倡議人的心目中，這彷彿就等於上次大戰期間盟軍最高統帥部（SHAEF）的平時機構。

在那個決議裏，最後的權柄將操之於政府，但各國可以派人來組成一個專家參謀部。這個由專家組成的參謀部有執行權，並且將處理設計好了的日常工作。這機構顯然將建立於廢棄個別國家的既得利益的原則之上，宣言的措詞是含糊的，可作種種不同的解釋。

那些簽名在這文件上的社會主義者，明知此中沒有社會主義，僅是一個政治經濟鎔合的開端，而這開端很可能導致遠非他們所希望的歪曲的結果。譬如那把西班牙佛朗哥反動政權也歸入馬歇爾援歐方案的一建議，就顯然的使整個理想成爲毫無意義。又倘使戴高樂在法國勝利了，要把西歐團結看作單單是一個軍事同盟——那是岌岌可危地脆弱的——那這個西歐團結也就不大容易。總之，目前新的西歐公約的主要基礎，就像英、法、荷、比、盧諸國在比京布魯塞爾所簽訂的，不是很可能誘導整個運動誤入軍事目標的邪途麼？

我想，擁護這個運動的那些人會答辯說，社會主義團結是任何西歐團結運動的首要關鍵，在目前情況之下，單獨在一國力爭社會主義是無益的；我們得承認這事實，就是英國成爲新西歐團結的一分子，我們得在自己國內終身爲社會民主而鬥爭，從而擴展至整個西歐。

我們得注意，這並非是社會主義者用來粉飾法國在安南的帝國主義侵掠戰，或荷蘭在東印度羣島的拒絕調停，他們仍舊穿過西方集團繼續爲社會主義和殖民地解放奮鬥。過去英國的社會主義者也曾爲了糾正大英帝國主義而戰，如現在我們在印度和緬甸所看到的，不能算失敗；一個西方集團，這意思是說，我們對於荷蘭和法國的政治，也有干與的權利和義務，正如它們也可以干與我們的政治一樣。

在英國的我們都意識到我們的生存是朝不保暮的。最近有一位美國軍官曾說過，新的戰事如其開始，倫敦和其他市鎭將化爲灰燼，英國唯一的價值，就在下次戰爭開始時，可提供幾許有用的飛機場，作爲美國空軍的基地。

我們的希望，也僅然是希望，在阻止戰爭，同時和西歐其他各國建立一個值得我們尊重和防衞的社會。經濟的復興，這在歐洲的情形說也就是社會復興，是我們對付共產主義的猖獗破壞所恃的唯一保障。這是一個眞的保障，不是一個假的保障。

例如在法國，那些工人們現在大半是共產黨黨員。但這並非就是說他們都樂於接受莫斯科的指使，而放棄個人的自由。這是因爲在左翼陣營缺乏其他鮮明的領導，致使工人們認爲祇有共產黨知道他們的需要，能使他們出於水火而登諸衽席之上。他們的投入共產黨懷抱，無異於德國魏瑪政府時代政治和經濟皆陷於絕境時，德國的勞動階級都投入希特勒的懷抱一樣。

除非由於什麼「意外」發生，因而使美蘇趨於瘋狂，從事戰爭，我們在下次世界大戰之前總還有幾年喘息的時機。這並非因爲美蘇兩國在思想上還沒有準備，而是因爲美國缺少空軍和陸軍，而蘇聯卻有它那一套辯證法的浸潤和資本主義的崩潰作先鋒，用不着軍事的干涉。在這短短的喘息中間，既有充分的金元援助，同時如能用得其當，那末一個堅強有望的西歐組織，能獨立而既不爲共產主義之魚肉，又不依賴美國援助，就可以產生了。

歐洲所需要的是社會的重建和政治的完整。倘使此後

數年內能夠做到這兩點，我保證有一長時期的和平。倘使西歐還像現在那樣分崩離析，則對於蘇聯發動共產黨的侵入的引誘是很強烈的。如果能讓西歐的勞動階級，在兩者之中選擇其一，那末他們是會捨無自由的社會主義而取有自由的社會主義的。這樣一來，一個新課題就擺在蘇聯面前，好教政治局實際地考慮一番。

蘇聯的政策變化之速，是任何其他國家都比不上的，因為在別的國家中，都有不受控制的輿論。蘇維埃聯邦無疑的竟可「回到雅爾達」，那一個實際上是列強中間互不侵犯的條約。

在這種情勢之下，明知戰爭是無限制的毀滅，軍方也會商量妥協，各自接受別人的明確的勢力範圍，在像德國、希臘、伊朗、和朝鮮那些地方成立很現實的協定。但是就算是這樣弄清楚了吧，那協定將會維持多久，我却不得而知。不過到了那個地步，和平一直可以保持到東西兩方因新概念和新事件而再起爭端之時。

倘使西歐同時能發展一個堅強的新經濟集團，足以站起來代表它自己和美蘇交涉，戰爭的可能可望減少。美國也有它自己的經濟問題要着手去解決，可以循其自然進化的過程去演進。假如把冷戰收藏在冷藏庫裏，歐洲鐵幕的兩方形勢會大大的改變。

全世界的共產黨集團可以發展適合於其本國的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是他們自己所固有的，並不隸屬於莫斯科。他們應該記得，卽使莫斯科也忘了，一八四六年的共產黨宣言裏所説的一段話，就是在階級鬥爭結束後，其結果往往不是「被壓迫者對壓迫者的勝利，以及社會的大改造」，而是「鬥爭着的階級兩敗俱傷」。

（觀察特約譯者譯）

# 戀愛·婚姻·家庭

胡慶鈞

近些日子來，在北平的報上我們可以時常看到有關情殺的新聞。這些情殺案的主角包括社會上各階層的份子。情殺的範圍有翁公殺媳的，也有男女相戀同時自殺的。情殺的方式可以從菜刀到氰化鉀。這些現象的層出不窮，顯然不是偶然的原因，而觸及到一個基本的問題，便是有關戀愛、婚姻、家庭的看法，和他們如何能夠配合的問題。

發生情殺的原因不外兩種：一是愛情的發展不能達到婚姻的關係，一是愛情的發展妨礙了原有的婚姻關係。不能達到婚姻關係而自殺的，好比五月初袁有潤和徐徵翙一對小情人的自殺。（這是根據我自己的推斷，報上的描寫和分析還不夠清楚。）妨礙了原有的婚姻關係，是丈夫持刀殺奸夫，翁公殺媳之類。

什麼是造成這些情殺案的條件？是人性的乖戾？還是道德的淪喪？從老一輩人的感嘆裏我們顯然不能獲得問題的解答。要瞭解其中的癥結，我們只有從當前的社會情境裏去分析全部的事實，我們的分析可以從戀愛開始。

戀愛，這是一個近幾十年來才由西洋輸入的觀念。戀愛所根據的是男女相愛的感情。說中國傳統社會裏沒有男女私情嗎，這自然不是事實，可是現在的戀愛觀在傳統社會裏不受尊重，而且懸為厲禁，却是很明顯的。婚禮中的「女家三日不舉樂」是一個悲壯的調子，「夫婦相敬如賓」，而不及如何相愛，也描寫了傳統社會對於婚姻關係有其獨特的看法。

這不尊重感情的事實可以造成婚姻關係，婚姻顯然是為了獲得家庭生活的手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制定好的社會規律，強迫兒女來接受。新娘坐了紅轎，儀式化了的哭哭啼啼，吹吹打打的到了男家，便可以百年好合，以現代崇尚戀愛自由的觀點去看，這眞是一件滑天下之大稽的事。然而以當時人的眼光來看：這才是一件名正言順的明媒正娶，人們在這種方式下得到了穩定的家庭生活。

在這種傳統倫理意識下養成的家庭生活，只希望世代綿續維持不斷，婚姻關係能夠照常進行，上一輩結了婚，下一輩也照樣結婚，組成了家庭，目的就算達到，父母可以了却一件心願，至於配偶是不是怨偶，可以不必管他。大家只要能夠相互容忍，相安無事便得了。可是社會為了維持這種勉強結合的關係，不能不制定許多禮俗和規律，加上道德倫理的價值，把這些易動感情的年青人，像金箍咒一樣，一層一層的把他們套住。在父系父權的家族社會，男尊女卑，這層枷鎖特別要套到婦女的身上。好比「好女不事二夫」、「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以及三從四德一類的有關女性貞操的看法，約束了女性，也就減少了男子活動的機會。對於男性方面，社會給他的約束要寬些，好比嫖妓、納妾之類是被公開容許的，可是這種放寬有一個限度，這限度就做到「朋友之妻不可戲」為止。現在的民法多少還根據這一點，制定了有夫之婦或有婦之夫與人通姦須處徒刑的條文。

在這種傳統家庭出來的子女，他們接受了西洋的思想，要來談戀愛自由了。可是他們的談情說愛還不可能不受傳統意識的支配，因為他們的父母還是傳統社會的人物，這傳統還不時要出來作祟。一對青年男女在開始戀愛的階段，往往有許多不必要的矜持與顧慮，幾分做作，幾分不自然。因為他們交友的圈子不擴大，自己對於交友的經驗是陌生的。遇上了一個異性的朋友，一方面要珍重這不太容易獲得的機會，另一方面也就有許多拉長了的想法，這裏都到處表現受了傳統的拖累。做父母的如果要堅持傳統，他們就要提出反對。比較「開通」的父母，總還喜歡自居於監護人的地位，一片好心腸，時常去向子女提供意見。如果這監護眞是客觀，客觀到專為兒女打算，監護也許有它的「旁觀者清」的好處。然而事實上，監護者往往主觀的作用很強，不知不覺受傳統的支配。揆諸「好女不事二夫」的古訓，現在時代雖然變了，讓兒子特別是女兒在外面亂交朋友是不可以的。既然交上了朋友，最好就她讓確定。這樣確定下，女兒的第一個朋友就是未來的女婿！

把他們的朋友關係虛擬成未來的夫婦，一個青年男女所得到的戀愛自由只是名義上的，事實上他們已經喪失了交友的自由，沒有交友的自由也就沒有戀愛的自由。從父母方面來看，他這種監護是很有理由的，因為他怕社會上面親朋戚友的譏笑。親朋戚友維持了這個觀念，就給男女雙方加重了責任的觀念。戀愛而有責任，這責任是道義的，不能隨便拉倒，拉倒了就有損兒女的名譽，丟到父母的面子，這就自然引到了結婚的道路。我們知道有多少奉命戀愛的青年男女，鬧了多年的戀愛，感情已不容易維持，然而為了上述的理由，害怕社會的制裁，還不能不結婚。

把戀愛和婚姻一定聯繫起來，這是一件可悲的事，因為戀愛與婚姻的性質根本就不相同。戀愛是人類感情的自求發洩，盡管戀愛的方式要受社會的規定，男女相愛是一件生物的事實，它的本身包含了法的意義。戀愛是一種情感累積的過程，這累積的過程充其量的發展，他可以不考慮對方的一切，這就是不講條件，為戀愛而戀愛。這種「愛情至上」的感情，在十六七歲的少年男女，情竇初開的時候，碰上了機會就很容易發生。好比雙雙服毒自殺的十

六歲少女徐徵翔，生前寫給十八歲的男友袁有潤的情書，有這樣的話：

你知道我現在認識的人中，比你功課好的也有，比你漂亮的也有，比你性質好的也有，比你有地位的也有，然而在這一些人中我沒有找到我愛的人。雖然有時說起他們來我只稱讚一兩句好，却從來未愛過一個人，因爲我總覺得有了你，我什麼都不需要了。（三十七年五月八日北平各報）

徐與袁的同時自殺，是這種感情遇到阻力後的必然結果，根據報上的記載，這阻力可能來自女方父母方面。自然，自殺是戀愛史上動人的一幕，這是小說家最好的材料，也是電影上最緊張的場面，人是歡喜刺激的，小說電影在這方面盡了不善良教育的功用。喜歡看電影小說的人，也最喜歡歌頌這種戀愛至上式的感情。可是事實上，戀愛的熱度眞能這樣歷久不衰，經得住時間的攷驗嗎？回答也許是一個否定。一般的看法認爲戀愛的發展有一個頂點，過了頂點感情就要下坡。我們現在不必來證實這個說法，可是熱情的不容易長久維持，自有其社會的原因。

從社會的觀點上來看人性，任何人不會是十全十美，也就不會是全能的。不是全能的人也和別人一樣，甚至有不如別人的地方，遲早會要被對方發現。爲戀愛，人可以愛對方的缺點，可是這缺點若牽連到社會的事實，就會要發生阻力了。阻力的發生是攷慮對方的條件，因爲戀愛的發展到了議婚，婚姻是一件社會的事實，講戀愛可以不談條件，婚姻就必得要攷慮條件了。這條件第一是經濟基礎，做丈夫的總得有職業，他的職業即使不能夠顧到妻子，至少要管得住他自己。丈夫的職業機會，是決定在他目前的教育程度，或者可能受教育的程度，這就須得客觀的攷慮，這攷慮往往會要影響到感情。於是，原來似乎不屑攷慮的問題現在要提出攷慮，多攷慮的一方就會要引起對方的猜忌與懷疑。我們看到許多男女朋友在結婚前的階段，極容易發生衝突與爭執，大部份就基於這一類的原因。如果男女雙方不願攷慮，最關心他們的父母可能在旁邊看得很清楚，他們可能以爲自己的子女錯愛了一個人，趁在初期的時候就禁他們鬧翻。把女兒拘禁了幾天，不許她和男朋友往來，甚至加以責罵。然而他們沒有知道自己的女兒和別人正發展到戀愛的高潮，壓制不但不能生效，反而激動了一對情人的情緒，做父母的不瞭解子女的心理，壓力加大，愛情就容易鬧成悲劇！

不論是父母的意見，或者是親戚朋友的批評，問題是在把愛情看得太嚴重，也就是把戀愛與結婚聯繫起來的弊病。我在前面曾經說過：戀愛與結婚完全是兩回事，戀愛是可以不必從婚姻裏面去完成的。關於這一點，我想在這裏面有所引伸。

我認爲遺憾的是一般社會輿論對於這件事情並沒有比較健全的看法，在報紙上關於情殺案的記載裏，標題和描寫都不自覺的把戀愛與婚姻看作一回事，認爲已有婚姻關係的人不應當再與別人發生感情，很有點世道人心不古的樣子，好比奸夫淫婦的字眼，翁公殺媳的事件，有個報紙的標題是「老畜生刀斫兒媳！」我不否認報紙是有教化人心的功用的，教化的作用在維持善良風俗，問題是在什麼是善良風俗，善良風俗如何維持的問題。

假如善良風俗能夠維持，自然有一種潛移默化的力量，使奸淫的事件不致發生，或者減少奸淫的事件。情殺案的層出不窮，必然有其不能維持的原因。這就是對於善良風俗的內容應當有所攷慮或修改，我以爲善良風俗的要點是在不妨礙社會秩序的原則之上的。

在不妨礙社會秩序的原則上，不同的社會標準產生了不同的社會行爲，可以獲致相同的結果。社會標準便是道德，不同社會的社會行爲是一個變數，道德的價值觀念是相對的。要點是在得到社會的承認，作爲社會的準繩。

社會承認與個人私情是不一定能夠契洽的，社會爲了貫徹牠的任務，有許多地方故意與私情爲難。宋儒所提倡的天理克制人慾，就具有這一種的作用。在重貞操的原則下，一個配偶除了對方外，不可能再被允許把感情寄托在別人的身上。特別是傳統的社會裏，對於婦女的看法便堅持了這個原則。男子雖則可以娶妾，但妾婦的地位與待遇上和大婦有着很大的相差，未始不是一個補救。在現代社會裏，新式的戀愛關係就發展成一種佔領對方的心理。這是我的朋友，別人可動不得，如果誰敢動了，就可能引起很大的糾紛，不追別人特別是熟人的朋友成爲相互廝守的道義。男的必須對女的忠心，否則女的必定向男的「示威！」

這一種看法是很不健全的，無論是佔領對方的心理，或者從一而終的古訓，在傳統的農業社會裏還能夠維持。因爲農業社會只須秉着繼承儒家而來的道德標準，這標準是齊一的，人與人的往來接觸也遠不如現代都市的頻繁。到了現代都市，人與人接觸的頻繁顯示社交必須公開，所謂社交公開不是形式的，而是感情的，從人性的觀點看去，社交公開實有其理論的基礎。

一個結了婚的人，特別是多年的夫妻，無論他們如何相愛，大家總可開始瞭解感情並不是可以完全從對方得到滿足的。傳統社會裏便有「老婆是別人的好」的諺語，淸人筆記裏也有「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偷，偷得着不如偷不着！」的說法。這描寫出一種心理上的狀態：一個人在感情上是想換換口味的，喜新厭舊，人之常情，丈夫如此，太太亦然。

傳統社會在這方面是盡量壓抑的，誰的太太和別人有了往來，她就被認爲不守婦道，左隣右舍開始議論了。於是丈夫認爲有損了他的面子，持了刀去捉姦，一刀斫下去！這不是丈夫的暴戾，而是代表着社會的制裁！

從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男女授受不親的古訓旣已被事實所打破，對於男女關係的看法就不能再依據傳統的道德標準，到處採取關門主義了。道德標準是可以放寬的，問題是放寬到什麼程度？

我以爲這標準可以放寬到一對情人或夫婦容許對方有異性朋友的地步，這就是要打破佔領對方的心理。因爲旣然社交公開是一件事實，有夫之婦與有婦之夫可被允許與異性接觸，感情是難免要發生的，這種感情應當被尊重。不過爲了避免引起社會的混亂，顧及現在的道德標準，雙方均應守住一點，這一點還可援引一句老話：「發乎情，止乎禮！」一對情人，一對夫婦，對於第三者都應當有這點容忍的精神，這樣可以防止許多的兇殺或自殺！

我提出不妨礙社會秩序是有其特殊意義的，如果雙方一定堅持佔領對方的心理，甚至輿論也來支持，感情被封鎖了。於是或者偷偷摸摸，鬧成姦殺；或者率性掙脫藩籬，鬧成離婚，結果反而引起社會秩序的不安與混亂。

放寬的尺度是可以被社會容許的，道德標準本來是相對的，如果我們舉邊疆民族來作個比較，就可以瞭然了。

無論在西南邊疆的苗夷，或者北部蒙古的遊牧部落，他們的社會秩序是安定的，沒有像我們這種時常鬧情殺的慘劇。在貴州的苗民中，男女是有婚前性自由的，這便是一個未婚男子或未婚女子，都可以經過自由戀愛的階段，用競爭的原則選擇配偶，他們把這個叫做「搖馬郎」。社會盡量給他們的自由，父母不採取干涉的態度，一個村落裏面往往特建一座「公房」，作爲青年男女自由戀愛的場所，他們所得到的自由包括婚前性自由在裏面。馬學良先生調查雲南武定的倮儸，知道一個二十四歲的男子，曾與六十五個女子發生過性關係；一個二十七歲的男子，曾與七十四個女子發生過性關係。在大多數的邊疆社會裏，個人的情感可以盡量地得到發洩。在貴州的苗民中，婚前性自由甚至可以延長到婚後。一個青年女郎在結婚之後，即刻可以回到娘家，丈夫須得上岳家去工作，（下接十六頁）

# 成都國民教師街頭下跪饑餓請願詳記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成都通信）五月六日記者爲「觀察」寫的一篇通訊（刊十三期），曾經寫着下列辭句：「教育經費過少，小學教師至今薪津還未上百萬（食宿在內），而四川各地最簡單的伙食費每月卽須一百二十至一百七十萬元，所以各校都有教師分食學生家裏送來飯菜的事。」後來記者曾聽到過大中學教員對這一段話加以批評，也聽見過非教育界的人士用作取笑教育界的口實。總之，沒有人會相信在今日百貨高昂鈔票不值錢的時代，還會有人忙了三十個整天，却只拿到一百萬元的。你想一位在成都的國民小學教師每天得上八至十級課，外加管理與兩三小時的民教，一個月就得勞苦二百五十小時，平均每小時只收益四千元。請問每天四千元能作什麼事？寄一封平信也得五千元，在上海吃一個燒餅要五個四千元，在成都吃一碗茶要兩個或三個四千元。這樣一比較，不僅讀者們不信，連記者也要懷疑起來了。可是事實總是事實，小學教師們自己却不懷疑這一點。教師分食學生家裏送去的菜，也確是實實在在的。

這種事實使人沒有法子再忍受下去，成都的國民小學教師們在六月初，終於起來請願了。他們得到了全體市民的同情和全體輿論的同情，因而迫使從不顧及人民生計的政府百般推却不得之後，減半同意了他們的要求。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從四月初起，成都市國民小學教師，爲了每月的六七十萬法幣不夠生活下去，聯合起來向市政府要求加緊並增加米貼。這種要求不是過份的，也不是非份的，因爲別的縣份都比成都市的待遇高，如像成都縣就是二百八十萬元一月。所以他們所要求的是同地同工同酬。經過一個月的請求，市府不答應加薪，只答應每月給予兩市斗米。雖然這兩市斗米不足一個人吃，但在當時確又值得上七八十萬元，教師們暫時答應下來。又過了一些時候，米發下來了，那米是黃綠色如像霉糠一樣，而且臭得很，如何吃得下去？他們要市府掉換，市府沒辦法換，只得由市府祕書長許寶康出面代售與糧商換成錢，可是全市的大小糧商沒一個人願意買。於是教師們在物價猛張中，實在活不下去了，他們不得不罷教請願，以呼籲社會同情了。（五月中旬至本月中旬，成都物價上張百分之二百至四百，如米上張一倍，銀元上張二倍。）

本月初，一個風雨淒其的日子，所有成都的八百多國民小學教師，體集跑到市政府去請願。那知市府門前早巳禁衞森嚴，機槍林立。我們的小學教師們無法進入，市府也不見有人出來理會。我們的小學教師們，進前旣不可，退後又不能，他們不分男女老幼，一齊在街心面對着市府的大門跪了去。這一跪，路旁看熱鬧的人，受了莫可再大的感動，他們同她們都痛哭失聲，並且發出了怒吼。市府的許寶康出來了，第一句話是「不要臉！要錢就下跪！」（見成都各大報紙記載。關於此次請願的詳細經過，在成都中央日報，新新新聞，西方日報，同重慶大公報，都有非常詳細的記載。前三報都是與政府同國民黨雙方都有直接間接關係的，在政府看來，他們決不會造謠。）過後他與教師代表洽談之後，很乾脆的把一切都拒絕了。教師們沒辦法，只有在市政府門前那一段街邊坐了一整夜。第二天仍然繼續跪地請願，當晚改搬到一座廟宇中去歇宿，直繼續到十天以後。

這第二天起，在市內市外迅卽引起一股同情的熱潮，報紙著論同情，市民十口交相慨嘆，小學生們也自行集合結隊遊行聲援，省立的三所師範也罷課遊行支援，各大中學生組織成百的募捐隊，四出募集食物同錢財，用作罷教請願教師的費用與食用。每日成千累萬的小學生失學並跑到教師住的那座廟宇——提督街三義廟去對着教師們哭泣。接着報紙對許寶康一陣大駡，教師們也要問他什麼叫「不要臉」；他怕了，趕忙裝病辭職而逃。

繼續與教師們談的是教育科長高矚天，大概他也只能「矚」上面的「天」，而不會朝跪在地上的教師們看一下，他首先就用高壓與分化的手段來對付教師們，他一面說是有奸匪操縱，一面說已有三百多教師自願復課，剩下來請願的只有極少數的一批人。可是教師們反駁得他無地自容，他們問他：「全市國民小學教師有多少？」他回答：「有八百多。」他們又叫他數一數當天在市府門前請願的教師有多少，他回答是「七百多」；於是大家問他那復課的三百多是那裏來的。他只得默默無言。教師們高呼要他拿出良心來。但是這種人那會有良心呢；自然請願的教師依然得不着結果了。

請願開始的幾天，政府當局曾指着在街上遊行的小學教師同第二天遊行的小學生們大駡「這些都是共匪！」在治安會議上也一再宣稱是共產黨幹的。看來政府很有意用一頂紅帽子把這次請願壓下去。但是後來爲什麼又沒有那樣做呢？就因爲是同情小學教師的是太普遍了，你想他們只要求從九十萬元一月的薪水加到二百多萬元，外加四斗米，合起來不過五六百萬元，難道你能不同情不援助他們嗎！政府就在這一普遍的有力的同情之下，有意和教師們講價還價了。（記者願順便在這裏指出一項有趣的事實。近年政府官僚每每把他們不喜歡的人不喜歡的事，統統指爲共產黨或共產黨鼓動起的，決不考慮一下這件事是不是值得注意，値得去作以增加政府聲譽，也不去注意這些是不是善意而發，是不是正當而該發生的，結果無論好壞一齊都推在共產黨的身上。譬如這次教師請願吧，全市的人民——甚至舉世的人們都同情請願的教師，自然教師是站在「公理」這一方面，至少也是站在「是」這一方面的；偏偏我們的統治者有意指稱他們是受共產黨的指使，以便擾亂社會安寧，於是使廣大的人民覺得共產黨這次的把戲甚合理，至少也覺得這次「搗亂」是「對」的。如此一件一件的把好事推到共黨身上，等於替共產黨一次一次的作義務宣傳。終究有一天會使人民覺得共產黨的作風也有不少值得稱讚，本來曾經共軍蹂躪過而痛恨共產黨的四川民衆，會把傳統的對共產黨的憎恨，變成滿意。）

對小學教師的請願，李鐵夫主持下的市府是不會與教師們合解的，王陵基就趁此時刻把政學系的劉文輝系的李鐵夫撤換了，調教育廳的主任祕書喬誠（復興社的，原來劉湘系的）來繼任，自然侮辱教師的許寶康高矚天等人也一併趕走。（高矚天傳調教廳科長，後經省方否認此訊。）任在三義廟已十天的小學教師在一陣歡呼之後，進行與市府談判。

喬誠在就任之前，召集教師代表談了一次話，自稱自已也是教師，絕對會爲教師們着想

# 重慶餓民搶米記

雨沫

（觀察重慶通信）六月開始，重慶物價一片漲風，由米糧棉紗領頭，扶搖直上，使市場陷於混亂狀態，釀成重慶前所未有的米潮。

重慶食米，本來是仰賴合川、江津、綦江、長壽等產區供給，有山米與河米之分，糧源本無匱乏之虞。不過自從川北、宛西、豫南大戰爆發以後，川糧大量東運，以濟軍需，同時萬縣經常有人以高價收購，調劑長江下游民食，因此刺激糧價上漲。並且蓉渝兩地米價一向相差很大，川中內江一帶穀米，多逆運成都銷售，以致時常形成重慶米市場的眞空。加以月來王陵基主席與糧商鬥法的失敗，使得奸商大量吸進囤集，肆無忌憚。戰局時局沉重萬分，幣值貶落，更使糧戶「存米不存錢」，產區糧價一再報漲，都是構成米價瘋狂暴漲的因素。所以端節前三十萬一斗的山熟米，到六月中旬，就漲到七八十萬了。

米價暴漲之初，市府似乎十分注意。楊森隨張羣飛蓉後，曾與王陵基商討糧食問題，王答應將重慶警備區十四縣之省級公糧，照當時市價讓與重慶，作爲渝市不時之需。後來因爲新舊田賦處長的交接，一直拖延未決。社會局與糧食公會組織「重慶市糧市調節委員會」，實行議價的辦法，但因糧價波動劇烈，與牌節無法配合，在必然的情形下，形成了黑市。在十五日前後，公會議價僅四百五十萬一石山米，黑市價格則在七百八九十萬左右了，米價的暴漲，使得市民談米色變，薪水階級和苦力爭購成風，米市場謠言四起，奸商乘機掀波助浪，店廠商則任意抬價，情形緊張混亂萬分，購米糾紛日有數起，險象環生。終於在十六日下午七時半，爆發了搶米風潮。

米潮的導火線是在中一支路，一家嘉涪電機米廠與食戶發生糾紛。因爲店主見米價變動很快，買主越來越多，所以不到一個鐘頭，就將米價每斗由五十八萬提高到了七十五萬，繼而又喊價八十二萬，因此使購者憤恨不平，圍觀者與店主大起爭執，惡言相譏，繼而發生毆鬥，一時羣衆包圍米店，扔擲石塊。混亂中，大股羣衆湧進米倉搶米，秩序大亂，勸解的巡警和保甲也受擊傷。接着米潮蔓延到同街另一家米店，飢民越集越多，聲勢也越來越大，飢饉的逼使和生存意志的要求，使得他們瘋狂得不可抗拒，不可阻擋。半小時以後，風潮延展到兩路口、上淸寺、四德村、南區路、菜園壩、南紀門、十八梯、和平路各處，飢民們像潮湧一樣的從各個角落匯合起來，又向各處流過。不一會兒，米店門被搗開了，米倉被搶空了。六十多歲的窮老頭子，六七歲的野孩子，懷孕的婦人，苦力，乞丐……成千個飢餓的人，匯合成可怕的巨流，他們奮不顧身，高呼「搶米啊！搶米啊」！用布袋、竹籮、衣襟、草帽、菜籃……用一切可以盛米的器具，向着米堆進攻。本市二三四五六七各區都騷亂起來了，商店紛紛提早打烊，交通阻隔，頓使全城陷入白色的恐怖裏。楊市長在騷亂之初就接獲報告，跟着通知本市全體治安機關的武裝隊伍出動，有綏署特務團、憲兵二十四團、警備部、保安隊、警察總分局等單位，隨身均帶有繩索，大肆逮捕。米潮延至午夜十二時以後，方在軍警彈壓下平息。次晨米亭子、模範市場、江北、南岸、彈子石，各處仍有小規模搶米事件發生，旋卽平靜。事後據有關方面統計，這次米潮騷擾的地區共二十一處，受損米店百二十幾家，損失米約九千餘石。從損失米的數量上看來，參加搶米的羣衆，當在數萬人以上。遭逮捕的人犯則爲二百五十八名，其中婦女四十七名。經連日審訊，已取保釋放一百三十餘人。另有三十餘人有鼓動風潮的罪嫌，則押送警備部嚴辦。這幾天米市場停止交易，米商無形罷市，僅少數米店營業。市府、參議會、糧食公會、連日召集臨時大會，採取緊急措施，成立糧食調配委員會，由楊市長親任主委，一面向川糧儲運處商借十萬石米，以解危機，一面兩度提高米價，由四百四十九萬升爲六百五十萬一石，以打擊黑市。綏署也有手令市府，囑嚴查米潮主犯。楊市長則兩度發表談話，並告記者謂：「此次搶米糾紛是我平生遇到的第一次，以後處理當更有經驗了。米潮的主犯爲首，決定槍斃處分，這次所採的措施太溫和了，原因是軍警憲的指揮不靈活，今後如有同類事件，決定以暴易暴，下令軍警開槍，打死人我一定負責。這次事件發生，使我深感渝市治安力量的不夠，以前曾請中央調配一保安旅，未蒙允准，現在有重新攷慮請求的必要了」。

米潮雖然過去，危機仍未消除，白色恐怖依舊籠罩市民的心，棉紗再接再厲，連破三四億大關，日用百貨價格暴飛，金鈔及硬洋的交易又復活了，惡性通貨膨脹的結果，使得人民無法活下去。「民以食爲天」，誰能担保沒有第二第三次米潮的掀起？這次嚴重的事件，正是給予爲政者的一大警惕！

（六月十九日）

；這迷湯一灌，小學教員軟下來，就一面談判，一面復課了。現在事情還未結束，大體却已洽談就緒。教師方面把原來堅持的從四月份補薪改爲六月份起，八斗米減爲四斗，並要市府保障身體自由與職業。政府方面的讓步把霉米改成自購赤貧平價米，並特允不在教師的頭上不加「赤貧」二字（爲這件事鬧了兩天），加薪一點，市府只能發動各區募捐，俟募得後再補。可知這次還是教師的讓步大，政府的讓步小，據說還是教育會居間努力調停的結果呢。

值得一提的這次援助小學教師的捐款兩三日內曾募得十多億元。中間川大的學生捐了約兩億，川大教授幾千萬，華大學生募得六七千萬，各中學約募得一億多，小學生捐二三千萬，還有不少的食物，甚至有糖果在內，就是市政府的職員也捐了錢，捐了鍋魁。六月十八日

## 你要瞭解美國嗎？

### 徵求讀者提出問題

何永佶先生打算抽出功夫來替「觀察叢書」詳詳細細寫一本關於美國內部情形的書。但是何先生不知道一般讀者對於美國所需要知道的，是些什麼事情。所以我們現在在此公開徵求讀者提出關於美國的問題，上至政治外交，下至街道下面的穢水溝，不管什麼問題，都可提出，愈多愈好。提出的問題，最好用一條一條的方式，分別寫下來。我們收到後，卽轉寄給正在美國的何先生，何先生就根據讀者所要知道的問題，去搜集材料，經過整理之後，再下筆撰述。讀者惠函，逕寄編者，最後的收件日期是七月二十日。

## 東北·山西 北平·天津讀者注意

上列四區的觀察叢書暫時寄不出去。據郵局的消息，東北山西兩地，所有印刷品都不收（不論航寄或平寄），北平天津一帶，則航寄通，平寄不通。據說船運繁重，沒有地位運印刷品。（觀察週刊是新聞紙，仍可寄，觀察叢書是印刷品，寄不通）謹請上列四區讀者注意。

# 饑餓的瀋陽

觀察讀者投寄

（觀察瀋陽通信）瀋陽的局面，經過二月間一度驚險緊張的態勢之後，總算又逐漸沉寂安定下來。現在，以新一軍新六軍爲主幹的東北國軍，十分之八以上都已用於衞戍瀋陽。但是現在共軍却又不急於攻取瀋陽。衞立煌到東北後，有兩件很自負並且爲人稱道的傑作，一件是遼陽危急時，若干將領和地方人士都主張馳援，但衞氏却按兵不動，把大軍佈署在瀋陽防守圈內，後來知道，如果當時馳援遼陽，便中了共軍巧計，瀋陽可能不守。另一件事，是永吉撤退的成功。當時國軍在永吉長春的兵力，如果分散兩地，恐怕吉長都將不保，所以衞氏決定把永吉守軍撤至長春，這件事做得極祕密，他甚至不許當時留瀋的吉林主席梁華盛回永吉去，以免走漏風聲，後來吉林省委中竟有人不及逃出，其他文職人員亦因不及逃出而被俘者甚多。這兩件事都是在衞氏上任之初作出的，時光荏苒，三四個月又已過去，還不見有什麼新的表演，所謂打通瀋錦段，也不過是一絲不絕如縷的逐漸微弱的悅耳的聲音而已。

實在說，瀋陽的老百姓早已不大在乎軍事的進退了，他們最關切的只是自己的肚皮。你如果打聽今天瀋陽的情形，我奉告給你兩個字，就儘夠說明一切，這兩個字是「餓」和「逃」。

以前儘管物價高漲，但是人民至少還有高粱米吃。現在高粱米漲到四萬五千流通券一斤，（合法幣五十餘萬元），一般人民確已吃不起。至於白米白麵，眞成爲稀世之珍，這情形和半年前比起來已有霄壤之別。現在還能吃飽飯的只有兩種人，一種是接收的新貴，他們不但吃得飽，而且吃得好，白米白麵，固不缺少，鷄鴨魚肉，也一概照常。第二種是土著的小康以上人家。這種人在東北，因爲經過日本長期壓榨剝削，光復後又經數度刼掠，爲數本較其他各地爲少，現在這個階層更在日益減少。沒有人作過確實的統計，但是根據我耳聞目睹的左鄰右舍的情形，現在瀋陽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每天在吃豆餅。所謂豆餅，乃是用大豆磨成磨盤一般大的餅塊，本來是用以飼餵牲畜的，或作沃田肥料的，前年冬季上海燃料缺乏，也曾有人從東北運豆餅到上海來當燃料賣。現在這東西却成了半數以上瀋陽市民的食糧了。這情形遠不如僞滿時代，那時還有粗糧可吃，而且是配給的，生活還有相當保障，現在則雖是豆餅，也是今天吃了不知明天還有沒有。

四鄉的存糧本極有限，向城裏運輸又往往在途中遭受特權階級特價強購，或者飢民搶奪，所以運來的並不多。空運而來的白米白麵，據說天天都有新的到達，但那和豆餅階級的緣份太少。豆餅階級想得到那些珍品，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在從飛機場往城裏運送途中打刼，這類事曾經發生多次，後來，空運來的米麵便不敢再公然往城裏運，先儲藏在有衞兵巡守的倉庫裏，伺機處理。

和飢餓並行的一種動人的情景是逃。逃可以分作兩方面來說，一種是接收人員本身以及眷屬的撤退。這種人很多，上至腰纏萬金從銀行裏匯出天文數字的流通券的刼搜大員，下至爲謀得一飽或實現一點抱負而出關的普通公教人員，都是飛機階級的人物。半年以來，航空公司的辦公室裏天天是擁擠的，搭空運大隊運麪粉的回程飛機去北平票價是流通券二百二十萬元，達民航票價三倍有奇，這既非官價，又非黑市，在高物價的瀋陽，一般急於要走的人也不在乎這些錢了。現在這類人要走的已走得差不多。另一種人就是單純因爲沒飯吃甚至沒豆餅吃而又不肯餓死的人。這種人大都是原籍直魯豫，當年背小包下關東謀生的，現在既然不能繼續謀生，只有一走，或可徼倖得活。他們的路線則是坐火車到新民，從新民徒步到錦州，路上要經過千辛萬苦，無數次的刼掠，到了錦州，再搭火車進關，這個行列絡繹不絕於瀋平路上。

瀋陽的舊市區裏，房屋空得還不多，因爲四鄉逃難的人把瀋陽當作天堂，填補上進關的人們的空隙。至於廣大的和平區（前日本租界區）裏，許多洋房都已人去樓空，一兩百萬元流通券便可以買到相當講究的全堂傢具。其他笨重物品也一概以驚人的廉價出售，但是問津的人絕無僅有，因爲要走的人不要買，留下的人吃豆餅還成問題，那裏還買得起傢具，儘管多麼便宜。

出賣產業的風氣極盛，兩千斤高粱米便可以買到一所很好的住宅。要走的人固然想低價把產業賣掉，就是不走的資產階級也儘量把不動產賣掉，免得有朝一日成爲被清算鬥爭的對象。

大多數安土重遷的東北土著，却並沒有逃亡的意思，不論擺在他們面前是什麼樣的命運，他們都只有硬着頭皮接受。光復以來，他們好像作了一場好夢，現在一切歸於幻滅，他們發覺自己的處境比當亡國奴的時候還不如遠甚。勝利的時候，他們歡喜得發狂，把現有的物資以極其低廉的價格賣出去，以爲以後儘有更便宜更好的東西，他們噙着熱淚歡迎國軍，歡迎接收人員，但是粗暴所帶給他們的只有辛酸。去年瀋陽一家地方報紙發表一篇社論，根據史實來闡述，說東北人一向是扮演悲劇的角色，今後東北人要挺起身來，掌握自己的命運，不能再作悲劇的角色，當時許多知識份子都抱有同感。一般老百姓不會說什麼悲劇角色，但他們在迷惘中似乎加深一種信心，把希望寄託於誰，都是靠不住的，想改善命運，只有自己努力。

（上接十九頁）

由於以上所講的情形，中學生難以對於史地之學，多所認識。事實上，因年歲的關係，中學生對於史地，特別對於歷史，本難有透澈的了解，理想的教法恐怕是當以講述既有意義又有趣味的故事爲主，此外只叫學生知道一些最基本的事實就夠了，無需多所苛求。大學入學考試，恐怕是以出測驗題爲宜，測驗學生對於必需的基本事實的知識。若出普通的問答題，學生不免要說出一點解釋，發揮一點道理，但所說出的與所發揮的往往是既非正確也非錯誤，而是不著邊際或大而無當，極難評價或給分。若出測驗題，這種困難可以避免。卽或出問答題，所需的答案也當是簡短清楚的，不要給考生一個長江大河的作文章的機會。

至於公民一課，幾乎所有的人，中學生，中學教師，與大學出題的人，都對它發生莫可奈何之感。「公民」恐怕是中學生所最感頭痛的課。作一個標準的公民若靠一般的公民教科書，那把穩要叫所有的學生將來都成了最要不得的公民！的確不是笑話：連大學中各科社會科學的教授也多公開的承認，他們不能了解公民教科書中所講的是些甚麼。其中大部既與實際的情形全不相干，絕談不到是動人心弦的理想，只能說是堆砌起來一套一套的抽象名詞，勉強最需活的食糧的學童生吞這些不可消化的砂粒，只能說是對於學生的一種精神虐待。此課若不取消，就必須澈底修改內容與改變辦法。在目前情形下，爲符合功令，既非考公民一門不可，各校恐怕僅有在考試總分中盡量減少它所佔的地位！方能使根本不合理的一件事略微合理化！

文藝·

# 蕭伯納訪問記

珍·戴林波女士

我最近代表美國『劇場藝術』雜誌在倫敦附近聖勞倫斯地方訪問蕭伯納，他首先問我的是：『你對於演出所用的技巧是什麼？』

『技巧嗎？』我複述着這個字，正想回答一聲我究竟是否也有一種技巧。

『是的，』他不耐煩的說。『你演出一齣戲時實際上所用的技巧如何？』

我決定了說老實話。『我想，我並沒有什麼技巧，』我告訴他。『我只憑着一時候的觀念、靈感，我不知道你叫牠什麼……』

『那麼，』他說，昂起頭來偏向一邊，『你完全不懂得演一齣戲了。』他不以爲然的向我搖着一隻指頭。『現在讓我告訴你，你應該怎樣做。』

他把身體傾向前面，不再注視我。『首先，第一次朗誦劇本以後，把所有的演員都召集了，叫他們不要看書。我不向他們解釋劇本，也不告訴他們情節怎樣，我開始向他們指示地位，和上下場的地方。』

我這才明白他是在講導演的方法。在英國，通常演出者就是導演者，這却是事實。

他繼續說，『等到所有的演員對於他們的地位都完全熟悉了，於上下場也不致有誤，然後叫他們再讀劇本，並略爲指導發音的方面。然後我就離開舞台，坐到陰暗的觀衆席上，旁邊帶一名祕書。這當然很費一些時間，演員們會在讀劇本走台步的時候時有頓挫，時有錯誤，不記得的時候又想再來一次。但我不許這樣。我明白對他們講，「接着做下去。第一晚排戲絕不許回頭再起或跳過一段。一他們照着已經知道的地位排下去，其間不免有錯，我都記下來。排練完了，我就到舞台上去，和他們澈底討論應行注意之點。但我從來不對演員說，「照這樣做，別那樣做」，只告訴他們我的感覺怎樣，他們似乎應該怎樣做比較好些。例如向演員說，「把那段台詞多用些感情，」好了，這就會成爲致命傷，下一次他就會把一段喜劇的情節也淹沒在感情的海裏。

『排演的時候往往有非常微妙的轉機，當然你有權力使得每一個演員都確確實實的照你的意思做，但總不要太固執己見。一切都必須自然的，從你在舞台上聚集的這些人的內心發出。

『最後，當每一個人都已經記得台詞、上下場、正確的聲調，一切都有把握了，演出前最後的幾次，你可以把他們聚在舞台上，給與你認爲必要的指示，要他們怎樣都可以；解釋劇中含義，增加劇中氣氛，任何方面都可以。他們現在能夠接受各種指示，而不致錯亂。

『奇怪的是，演員會有三種不同的種類：有一種人你告訴他讀一段台詞的方法，他試了又試，還是不行。有一種人他不需要試驗，你告訴他，他就會做出來。最偉大的一種演員是，一見你張嘴他就會說，「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我本來想找一本拍紙簿和一支鉛筆記下來，但他警告說，如果他看見做筆記，就會像蚌殼一樣的閉嘴了。幸虧他的話給我印象很深，相信我所引述的，一句句都很清楚。

這時候蕭伯納面露笑容，他說，『別躭擱你們用茶』。爲我接洽訪問時間的柏斯科先生和我於是開始喝茶，蕭並沒有和我們一起用。其間柏斯科告訴他我和『劇場藝術』的關係。我們兩人把我們的朋友英士先生接辦這個老雜誌的經過及希望成功之計劃解釋給他聽。

（譯者按：美國『劇場藝術』雜誌一度停刊，今年和『舞台』雜誌合併，形式和內容都有刷新。現在的發行人是亞歷山大英士先生，熱心的戲劇運動者，總編輯查理士麥克阿瑟，有名的劇作家和舞台設計家。該雜誌今年四五，六七，八九等月出兩月刊，十月以後恢復月刊出版。

在談話中，我告訴蕭翁紐約中央劇場的劇團今春排演他的一些獨幕劇，以後還想演出他的多幕劇。他聽說中央劇場規定最高票價兩元頗感興趣，問這是誰人的主意。

『拉加第亞市長。』我對他說。

（譯者按：拉加第亞是美國會中進步派的領袖之一，曾任紐納市長，聯總署長，去年逝世。百老匯各劇場，例如巴里摩劇場的最高票價，實到八元五角。）

『沒有聽說過他，』蕭說，『但他的主意很好。有些像聯邦劇場一樣。我到要問，聯邦劇場是怎樣停辦的？那樣的辦法本來很好。他們演過我一齣戲，是「在石山上」，一切都很好。聯邦劇場竟突然停辦了。究竟怎麼回事？』

柏斯科和我都想解釋清楚。幾秒鐘後，蕭不耐煩的搖着頭。『我懂了，懂了。那只是經濟蕭條時期的辦法，給一些人有事情做。不過那個辦法很好。』

柏斯科問我對於伊文思演出『人與超人』的感想如何。我開始大加讚美，蕭打斷着話說，『那是對於我的劇本了不起的一次演出！也許是二十年來最偉大的一次，在我的一生中不見得再有了。可是我從他們得到的錢只有六個便士。』他霎一霎眼道，『那對於我是一個悲劇。』

當我告訴他美國有十萬個以上的業餘劇團的時候，他私毫不覺爲奇。『你們應該有那麼多，』他說。

（譯者按：美國業餘劇團的最高數目有二十五萬個。又聯邦劇場是羅斯福行新政時的一種全國性計劃，目的是在救濟失業，增加繁榮，辦了四年，因戰事停止。）

我問蕭翁有沒有讀過『劇場藝術』寄給他的兩個劇本，『勞勃茲先生』和『名叫慾望的街車』。

（譯者按：兩劇都是今年百老匯著名的演出，一九四七——四八年最佳劇本。前者是根據湯姆斯海根的小說，卓耆華羅剛編劇，敍述海軍士兵故事。後者曾由名導演卡山演出，劇作者鄧西威廉斯。）

『當然沒有，』他答道，『我從來不讀劇本。我覺得一個劇作家去讀別人的劇本是一件糟糕的事。假如那劇本是好的，不免受其影響，甚至於發生驃竊作用。』

我於是問：『那麼年輕的劇作家又怎樣能夠學習寫劇本呢？』

『自己練習寫劇本和看別人演戲。』他答道。

× × ×

我提起這樣的事實，在我們的大中學校裏，有幾百處設有編劇的科目，用了他們全部的力量，十年來只產生了鄧尼西威廉斯和亞述米勒兩個劇作家。

『如果他們是好的劇作家，』蕭翁說，『那麼你們十年之中能產生兩個，也就夠運氣了。無論如何，』他接着說，『編劇是人類發明的寫作方法中最困難的形式。所以產生了更多的小說家。比較起來，寫一本書倒容易。當我年輕的時候，我曾以爲若干偉大的作家一定是好的劇作家，但其實不然。吉卜林、康拉德、兩個人都寫不好劇本。多數作家能夠寫好的對話——很漂亮的句子。但他們不能寫劇本。在劇本裏邊，每一句話都不可避免的引出下面的一句話——每一句話都似乎帶出了下一句話。你懂這意思

嗎？當一個劇作家感覺到實際上是被迫而不得不寫一個劇本的時候，這就是一個最好的劇本，我自已也常感到，由於內心的衝動才打破一切舊式劇場的成規而寫一個劇本。就是當我寫作的時候，我也不敢想望這個劇本將在演出時獲得何種成功。但卽使在我斷定就會失敗的時候，我也一口氣完成了牠。眞奇怪，許多我害怕失敗的劇本，都助我得到最大的成功。』

柏斯科對於此點頗感興奮。『G・B・S・』他說，『你給了這位小姐一些寶貴的指示。』『廢話，』蕭快活的說，『一點也說不上寶貴——只是極普通的常識。』然後他向我微笑，很自信的傾身向前。

『女人做事好過男人，對不對？』他笑出了聲。『女人做事是極其自然的。她們常常不能不做。但是管理一個家庭眞不容易。卽使很有錢的女子，家裏有大羣的僕役，而且可以把小孩子都趕到學校裏去，還是得自已來管家務。男人除了做生意辦公事以外，什麼也管不好。別的事情，什麼也會弄糟，對嗎？』

我們都笑了。柏斯科又斟了一杯茶，當他提壺的時候說道，『告訴珍你的雙重投票制的理想。』

蕭搖搖頭。『她不見得感興趣。那是政治問題。』

『我對於政治也有興趣。蕭先生，』我說。

『好呀，』他說道，『婦女本該如此。當我想到婦女參政權實現以後的種種不合理現象，我簡直不懂何以不能更普遍的運用。這既然是一種權利，實際上英國的婦女又多於男子，三十年來，議會中有三百個男人，但只有四十個女人。人們盛讚愛斯德爲英國議會第一名女議員，還不是當選的，却是在她的丈夫高昇爲上議員時，她到下議院頂他的缺。』

『對政治有興趣的有知識的婦女太少了，』我說。

他迎住我注視他的目光，半晌，他才嚴肅的說，『有知識的婦女太少了！』

柏斯科聽到這句話，不覺放聲大笑。蕭用不以爲然的神氣望望他，繼續道，『的的確確是很少女人對於政治發生興趣。政治對於她們索然無味，她們竟不屑一顧●也許她們自以爲，「讓男人去管政治吧，我們可以管男人。」她們眞的可以管得住男人嗎？』他對我會心的微笑，好像他和我都發現了一個極大的祕密。『此老頗有魅力，』我這樣想。他的確是的。

柏斯科插話。『現在告訴她你的雙重投票制吧，』他堅持說。

『當然，』蕭翁親切的說。

『我想，你可以把這個主張帶回到美國去，你可以由此大出風頭，』他說道。『我認爲應該制定一種通行的法律，凡一個男人當選，也必須有一個女人當選。我再說下去，』他接着，『卽刻付之實施，這樣可以拯救世界。』

他慢慢的從椅子上站起來，雙手扶着手杖。然後伸出一隻手給我，會心的微笑。

『再見，』他說，『祝福你，祝福「劇場藝術」雜誌和你們的劇團。我現在要去聽六點的新聞廣播。』

當他打開門的時候，又回轉頭微笑一下。然後他出去了，輕輕的關上門。他好像演戲一樣，悄悄的下了場。

（原文刊「劇場藝術」本年四五月合刊・劉丹青譯）

（上接十一頁）這算服務。新嫁娘在這時候還享有自由交友的權利，直到第一個嬰兒懷孕，才去婆家生育，從這時候起交友自由有了限制，這叫「坐家」。

卽使在坐家的時間，男女雙方並沒有被剝奪交異性朋友的自由。我在四川敍永調查苗族時，就曾經目睹他們異性往來沒有拘束的情緒。沒有做作，沒有扭怩作態，大家公開坦白，情殺案又如何發生？

我舉邊疆民族作例子，並不是要故意來欣賞他們這種近乎放縱的性自由，因爲性自由也有它的流弊，性病的流行便是一個。我要指出來的是：他們這種無拘無束的感情，究竟比我們這種拉緊了的要好得多。我們今天既然要談社交公開，道德標準已不能再墨守成法。雖然直到現在，最健全的男女婚姻關係究竟如何安排，我們還是找不出答案。我們的重點是男女婚姻關係在達成種族的綿續，以求得社會結構的完整。只要無損於這個前題，社會對於個人的私情不應約束過嚴，約束過嚴並不能夠求得社會的安定，反而得出相反的結果。

把男女社交的圈子放寬，把戀愛與婚姻不看作有必然的相關，把健全的家庭生活重點放在防止社會秩序的紊亂與求得社會的完整，這是我們的新倫理觀，給戀愛婚姻與家庭一個新的配搭。

（上接第二頁），這也許是她們將來在政治舞台打條出路。但我不敢這樣的揣測她們。當我詢問着她們對中國政治前途怎樣看法的時候，似乎未引起她們的興趣。於是我們祇有把問題移轉到她們學校的生活去。

『宋二小姐很俏皮地說：「噢，談到學校的生活嗎？美國的教育制度確實辦理得好，我們因爲在那邊習慣了多年，一切都感到相當滿意。」

『零零碎碎的聽了一堆話，記者所得的印象，大有「外國的月亮，比中國的好」之感……』

## 廈門恢復郵檢

編者先生：可怕的郵檢制度，又在廈門恢復了。聽說檢查的人是從福建省保警處派來的。我們請你將這消息公佈，要求正在集會的立委諸公予以注意。

廈門大學一羣學生上　六月十七日

## 寧波日報

編者先生：五月二十九日寧波日報偷載貴刊四卷十二期觀察通信「話說天下大勢」一文。該報不僅將原文擅自删改，並在文末加署「靜觀」二字，蓄意不良。茲附上五月二十九日寧波日報一份爲證。

葉知非　六月二日　鄞縣

## 關於「轉載」

編者先生：頃閱貴刊四卷十三期及十五期讀者投書欄所載胡友山崔毅然兩君投書，謂南昌中國新報有轉載貴刊通訊之舉，斥爲「偷竊」，並慨「報業道德如此低落」，閱後不勝驚詫。蓋貴刊既未標明所載文字不准轉載，且今日報刊雜誌擇佳文而轉載者，所謂「文章旅行」，其例不勝列舉，豈獨中國新報爲然。以今日局勢而論，能讀一二「好」文章，殊非易事，內地報章能予轉載，轉盡一點報導言責，實亦無可厚非也。所謂「改頭換面」，亦因客觀情勢所使然，以此而慨「報業道德如此低落」，殊不敢以爲是。有損報業道德者，比比皆是，奈何獨責轉載一二「好」文章之中國新報耶？鄙意如此，未知尊意以以爲然否？

中國新報駐滬特派員陳遲謹啓

六月十七日

編者按：本刊目前並不限制其他報刊轉載本刊文字，事實上本刊也在轉載其他報刊的文字。但是我們希望轉載者，能註明係轉載「觀察」某卷某期字樣。胡崔兩君及本期所刊鄞縣葉君一函所指責者，卽爲沒有註明「轉載觀察某卷某期」一點。假如註明了轉載的來源，我們相信，本刊的讀者當不致再起反感。至於本刊讀者來函舉發，純係出於愛護之意，我們順便在此表示感謝。

## 代郵

西安謝明先生：承賜教，甚感。（編者）

# 觀察文摘

## 大學入學各科考試

四文原刊處：周論

一卷二十期

## 論大學入學考試國文題的「合理化」

原作者：余冠英

現在有人覺得大學入學考試的國文題趨向淺易，影響中學國文教學，因而呼籲「合理化」。筆者以爲試題的合理與否，不僅是深淺難易的問題，至少要從下列三點去考量：第一、目標是否正確？第二、程度是否適合？第三、方法是否有效？

關於目標，首先應認清國文考試是「能」的測驗，不是「知」的測驗。中學國文教學本是以培養學生了解與運用本國語文的能力爲主，而不是以灌輸知識爲主。教育部規定的中學國文標準，所注重的也是使學生養成某種技能或某種能力，而不是使學生積累某種知識，大學新生國文考試所要從考生知道的也祇是他們的寫讀能力而已。但是以往大學入學考試的國文題有許多並不曾針對這一個目標。請看下列的例子：

一、試答下列各問：（1）何謂詩之四始？（2）何謂六書？（3）……

二、試舉下列諸人之著作：（1）梁啓超（2）胡適（3）郭沫若。

三、指出下列諸典爲何人故事：（1）獲麟絕筆。（2）鼓盆而歌。（3）……

四、試指出下列各句爲何人語：（1）己所不欲勿施於人。（2）匈奴未滅何以家爲。（3）……

五、塡寫下列空格：（1）既醉以酒，既飽以—言飽乎—也。（2）……

六、塡寫下列空格：（1）南朝就是——四代。（2）北宋京都在——，南宋遷至——。（3）……

上舉試題都叫做「國文常識測驗」，其內容或考文學史、文字學的常識，或考當代學術見聞，或考典故出處，或考古書記誦，有的且侵入史地範圍，都是以事實的記憶爲考試目標。這類的試題，不但不能測驗出眞正的國文程度，而且不合公平的原則，因爲中學國文教材不一，出題者無從判定那些事實是中學畢業生都應該知道的，考生遇到此種試題只能碰碰運氣而已，從效果看，也見出其不合理。

至於大學新生國文考試合格程度的規定，固然要看中學畢業生應有的國文修養如何（中學國文程度不齊，但大學可以據歷年招考經驗大概地估量），尤其要看大學生在學習上需要的國文程度如何。國文是主要的求學工具，大學新生國文考試目的是要知道考生這一種工具是否夠用，試題深淺自當以此爲準。一個大學生，如能用白話記錄教師的演講，寫條理淸楚、明白正確的報告和論文，能閱讀語體和「一般文言」的參考書，不感文字上的困難，他的國文工具就可以算是夠用了。祇有少數學系的學生要能讀古籍，中國文學系學生更要能「欣賞古代文學」，他們需要的國文修養更多些。大學招考新生自當依一般大學生學習的需要規定國文程度，就是說只要能做一篇明白通暢，無邏輯和文法錯誤的語體文，能閱讀淺近文言，便屬合格。若照教育部所規定的中學國文課程標準，初中畢業生便已達到這個程度，高中畢業生應該已經有讀解和欣賞中國文學名著，自由運用白話和文言表情達意，甚至從事文學創作的能力了。不過實際上中學國文程度都達不到這個標準，上述大學入學考試國文標準表面看來雖似乎嫌低，事實上能合格的尙嫌太少，實際的錄取標準比這個還要低些。

關於何種試題能測驗出學生的眞正程度，應從「作文」談起。作文一向是國文考試的主要部份，今後仍當是主要部份。祇要命題得當，從一篇千字左右的短文就可以見出作者的見識、才智、語文修養、甚至趣味性情。要想另找一個同時能測驗這許多方面的更有效的方法，實在不容易。有人懷疑作文分數的可靠性，認爲「作文評閱沒有科學標準」，甚至說：「亂寫幾行便可以得些分數」或「很好的作品也不容易得到九十或一百分」。這種說法其實稍嫌誇張，作文評閱不免主觀性，固不容否認，但閱卷者如願遵守相當的約束，共同商定一個標準，分數自然可以不失公平。譬如先定出一個中等卷應得的分數——假定文字平順，無文法及邏輯的錯誤，見地平常而能自圓其說的文章作爲中等，給與六十五至七十分；再規定優於此和劣於此的卷子如何增減分數——文章有特色或見解超卓各加若干分，文法錯誤，層次不清，意義不明，誤字，各減若干分。閱卷者在開始的時候，先取兩三本，各人看一遍，批明分數，然後比較。最後商定以某一人所評者爲準，比他標準高的降低，低的提高。或開始就推定一人主閱，各人將初閱的兩三本卷子都交給他覆看，誰應降低或提高標準，都依他的指示。這樣，一本卷子無論交給誰評閱所得分數都不致差得很遠，至少劣卷僥倖得分和佳卷埋沒不顯的情形是不會有的，除非閱卷者不盡責任，那是另一問題。

關於作文命題，筆者有兩點建議：

一、題目範圍勿太寬，內容應力求切近靑年生活，且須限用語體。這樣纔能使考生有話說，說得出，且不致搬弄陳言空套來敷衍。中學生本無用文言達意的能力，但在考大學的國文卷上，偏有些人好用這個對於他們非常生疏的工具。他們似乎有一種誤解，以爲文言文是高級的，用文言寫作可以得到閱者重視，即使做不好也不會少得分；又以爲文言文只須有幾句警句就可以得到好分數，全篇不稱或內容貧乏都是不妨事的。這樣如何能表現眞實的國文程度？索與不容許用文言，倒可以免除這些毛病。

二、最好用兩個作文題，議論題和敍述描寫題各一。通常作者的思想條理、識見、學力在議論文裏可以見出；而想像力、情趣、精細銳敏的語感在描寫敍述文裏方能盡量表現。如要確實知道考生的國文程度，應該讓他們對於這些方面都有表現機會。但因時間和精力的限制，在一次考試中作兩篇完整的文章絕不可能，所以方法尙須變通一下。變通的方法就是議論題只要詳列綱目，每一節段簡單扼要地寫幾句，僅在最重要的地方稍稍發揮，全部三百字至四百字就夠了。敍述描寫題也不必整篇，只要作者寫出自己認爲重要精采的一長段或數小段，也只需要四五百字。這樣可以同時見出作者的思想訓練和文藝修養。作者可以省寫許多閒文字，精力反少浪費。

作文以外的測驗題最宜簡化，必須在半小時內可以作完。欲求有效，凡瑣碎無關大體的測驗，如改錯字，注音和成語釋義等都不必用。方法必須是考生熟習的，如對於他們太生疏即使很容易也不能有效果。從前淸華大學試用「對對字」的失敗就是前車之鑒。

筆者以爲作文之外再有一道文言閱讀能力的測驗就足夠了。此種測驗通常用標點和翻譯（文言譯語體）。標點太簡單，

且不易評給分數，翻譯較宜，但爲便於評閱，譯整段不如譯單句。此外筆者還想再建議一個辦法，就是取一短篇或長段淺深適度的文言文（唐宋以來的論事說理文字最宜），不加標點，使考生讀後簡述其要點。要點的數目不妨先讓考生知道，假定要點有五個，就在試題紙上印出一至五五個數字以表明次第，留下空白，使考生依次塡寫。文中縱有難字難句爲考生所不能確解，只要明白上下文，用幾分猜度，仍不難得其大意。這似乎比翻譯減少碰運氣的可能，也增加評定分數的方便。

以上是關於命擬大學入學考試國文題原則上和技術上的幾點討論。末了還想附帶說幾句離題稍遠的話；國文既是基本的求學工具，在大學入學考試各科目中理應居於最能影響錄取的地位。前年北大南開清華三校聯合招生，曾規定國文成績如在十分以下其他科目的試卷就不再評閱。筆者以爲這種辦法是合理的，至於以十分爲最低標準是否合適，當然還是問題，各校出題深淺不同，評給分數寬嚴不一，看法恐難一致，祇可擱置不論。

# 英文

原作者：朱光潛

大學英文入學試驗所要測驗底不外兩項，閱讀底能力和寫作底能力。這兩項的標準都不能過高，閱讀只要能瞭解普通學科英文課本的大意，寫作只要能運用最常見底字彙與習語以及最簡單而基本底文法規律。一個考生如果有這一點基礎，進了大學，再受一兩年的嚴格底訓練，就應該可以（一）看所學科目的英文原著，（二）用英文聽講記筆記，（三）與英美人交談而能勉強達意，（四）用淺近底正確底英文發表自己的思想。旣學一個外國文，起碼就應該有這一點能力，否則就是浪費時間與精力，毫無目的與意義。英文並不是一個很難底語文，如果教者得法而學者認眞，有了中學的基礎，再加上大學一兩年的訓練，以上所說四點應該不難做到。我想一般大學入學試驗的英文命題人大半都本着這一個瞭解，希望錄取者的英文基礎能夠使他跟得上大學基本英文訓練的班，而且訓練告一個段落之後就可以做到上述四點。

但是這只是理想，事實上英文命題人常感到許多困難。考試的標準可能有兩個：（一）大學所希望達到底標準，就是英文到了某種程度底學生大學纔以爲値得收，收進來受教纔可以獲益；（二）中學在實際所達到底標準，就是在中學畢業生中尋求英文程度比較好底錄取。如果全國各級學校的英文教學都已合理化，這兩個標準就應該只是一個，大學所希望底學生也就是中學所能供給底學生。但是這些年來中學程度普遍地低落，英文教學距合理化甚遠，這兩個目標之中就不免有很大底距離，中學所能供給底學生和大學所希望底學生相差頗遠。因此，英文命題人便不免徘徊無據，依大學的理想出題呢？依中學的實際情形出題呢？依過去幾年的經驗，許多國立大學的英文試題不免是閉戶造車，過於艱深；等到閱卷評分，看到成績的低劣，又不免委曲求全，敷衍湊數。這就是說，出題是側重大學的理想，而閱卷却仍須側重中學的實際情形。但是這種試題不免冤枉了一部份不好不壞底學生。拿舉重打比譬，試舉底重量定了八十斤，能舉七十斤與能舉十斤底甚至一斤也不能舉底人們就須一例落選。所以合理底試題應該是深淺都有，各級程度都可以測出，而且相當精確地測出，如力能舉五十斤底就有五十斤底重量讓他舉。英文考零分底人縱然其它科目考得好也勢必淘汰，主試者往往沒有想到試題難度一律時，零與零的價値可能相差很遠。這就無異於說，難度一律底試題對於大部份考生失去可測驗性。

這是一個困難，還有一個困難就是試題本身的客觀標準。考試的目的如上所述，在測驗閱讀與寫作的能力，閱讀與寫作雖是兩件事而實在密切相關：它們都需要能瞭解和運用（一）個別底字（二）組成字句底規律。前者是字彙，後者是文法。因此，合理底英文測驗對這兩項應定一個客觀底標準。第一要定一個數目有定底（三千或五千）字彙（單字表），這字彙當然要選擇最習見習用底，須經過精密底科學統計；完成之後須印行公佈，使學生們知道某些字是英文命題人所希望他們瞭解而且能運用底。其次要定一個最低限度底文法標準，例如句的要素，單句混合句與複合句的分別，動詞的時別，聲別和格別，過去分詞與現在分詞的分別，聯接詞與前置詞的應用之類，完成之後也要公佈周知。這兩種標準之中文法不發生多大困難，任何一種較好底中學英文文法課本所給底文法知識都足夠普通應用，學生所要做底不是死記規律，而是勤做練習，把一些基本底規律練習得能爛熟地運用。換句話說，學生對於文法不患無所適從，所患底是練習少而不能運用，至於字彙一項就不然，中國英文教學者到現在還沒有做統計和製定的工作，一般中學生的能學得底字彙都來自讀本，而讀本是各校不一致底，大半是不根據實際生活需要底，一個學生可能知道一些古字僻字而不知道許多日常生活中所必用底字，有些教會大學採取英美所規定底字彙來作測驗的標準，但是中外生活習慣與需要不一致，這種外來底標準也未見得適用。這統計與規定字彙的工作還待我們自己去做，在未做成以前，字彙的測驗就很難有客觀底標準。

英文和任何其它語文一樣，主要底事只在能識字，能遣句；這兩個基礎打好了，自然能看書作文。如果識字造句兩項定有客觀底標準，不但考生們知所適從，就是閱卷人在評分上也不致有很大底分歧。就憑客觀底標準命題必須注意到兩點：（一）深淺有等差，可以測驗每人的實力，如上所述；（二）子題必須小而多，先將每題應得底分數依深淺次第配定。這種題目宜於包括（一）字彙釋義並舉例句表明用法，（二）文法要點舉例說明用法，（三）英漢句對譯，其中含字彙與文法的測驗，（四）改正錯誤，（五）改寫或撮要各項，每項可以有幾個子題。最難以爲憑底是一般英文試驗所常有底「作文」。一篇作文佔時間很多，佔分數的百分比當然很高。現在一般中學生對於英文作文並無訓練，往往預先做好幾篇記熟，到場無論文是否對題，照所記熟底直抄下來，閱卷人對這種作文大半不給分數，於是考生就白費了一番氣力。就是臨場自作底文章也極難有客觀底標準，往往同是一篇作文由三個閱卷人看，甲可以給二十分，乙可以給四十分，丙可以給十分。因此，許多考生的錄取或落選有一多半要碰運氣。任何試題如果允許機會因素的存在，當然也就失去它的可測驗性。

總之，就現在情形說，一般大學入學試驗的英文命題和評分都還沒有合理化。經過這種試驗，成績眞正好底與眞正壞底學生或許都不會受冤枉，眞正好底必錄取，眞正壞底也必失敗，只有一些不好不壞底—這其實佔大多數—就要「靠他們的祖宗的陰德」。他們的唯一底辦法是努力爬上「眞正好底」那一類裏去，「眞正好底」臨時不用準備也可以操必勝之權；否則縱然天天開夜車，看「考試入門」「試題解答」之類書籍，也是越弄越糊塗，不但無濟於事。他們應該記起命題人通常所特別着重底是淺近而基本底訓練，比如說，看一段淺近底文章應該能懂，作一個簡單底句子應該不犯文法底錯誤，對於習見習用底（這不過三四千）字應該懂得意義而且會用。這種基本訓練雖是淺近，却也不是短期之內可以速成底，也需要從開始學英文起，就一步不苟，循序漸進，多作練

習，口耳眼手並用，使所學底（儘管很少）都養成馴熟底習慣。現在一般學英文者的毛病在不肯從基本做起，不肯多做練習，只圖好高務遠，不求甚解，自以爲懂而實在未懂，到了考大學時，造一個句子可以沒有主詞或賓詞。這種人入手學習的習慣就已弄壞，到大學裏就簡直不可救藥。閱卷人對於這種糊裏糊塗底考生一見到就頭痛，不僅是因爲他們考得不好，尤其是因爲他們的頭腦和習慣都已弄壞了，進了大學也是一種累贅。常有青年朋友們以如何準備英文考試見詢，他們彷彿以爲這中間有捷徑或是訣竅，以上一番話是我對於他們的回答。

## 關於數理化要注意的問題

原作者：鄭華熾

按過去的經驗，大學入學考試各科目中，數學、物理學及化學三科的成績，大致還算不錯。我們現在檢討一下過去考生對這三科考試的毛病所在，提出下列三點，以供投考同學們的參考。

（一）數學和物理學注重理解，而不注重記憶。青年對於數學和物理學的公理及定律，平常應該多用腦來想，少用心來記。多想自然能夠明白；道理明白了，自然會運用。許多青年，平日就知道背定律，記公式，一看見習題，就不知怎樣下手好。這是一般青年的通病，希望大家要注意！

（二）化學多概念，概念要清楚，絕不可有半點含糊。許多考生對於化學概念，弄不清楚，所以回答問題，含含糊糊，像懂非懂，吃虧不少。譬如：大部分的考生都不能切實瞭解氧化和還原的意義。在一個氧化還原作用中，他們不知道那一個化合物（或元素）是氧化劑，那一個是還原劑。有些考生雖然明白氧化劑和還原劑的分別，可是也不知道牠們在經過氧化還原反應後，應該產生些什麼東西。所以在去年北大清華南開三校聯合招生的化學試題——完成並平衡方程式——裏，發生了許多的錯誤。

去年化學試題中有一題是要寫出氨的實驗室製法，有許多考生都誤寫了氨的工業製法。他們不知道實驗室製法和工業製法是有很大的區別的。在實驗室製法裏，我們只求能夠製造簡便，不計成本的高低；而工業製法的前提是要省錢和大量生產。一個好的工業製法不一定就是一個好的實驗室製法。

（三）答數、理、化的題目，應該要恰到好處，不可多答，亦不可少寫，更不可說廢話。現在舉幾個實例來說：假如有一解析幾何題，叫你求「軌路的方程式」，你把方程式求出來就夠了，不必討論，亦不必作圖，以免佔去了你的寶貴時間。去年三校聯合考試，有一題，解下列三角方程式：

$$\sin 4x - 2\cos 2x \sin x = 0.$$

有些人是這樣算的：

$$\sin 4x - 2\cos 2x \sin x = 0.$$
$$2\sin 2x \cos 2x - 2\cos 2x \sin x = 0.$$
$$2\cos 2x(\sin 2x - \sin x)$$
$$2\cos 2x(2\sin x \cos x - \sin x) = 0.$$
$$2\cos 2x \sin x(2\cos x - 1) = 0.$$

所以 $\cos 2x = 0$, 或 $\sin x = 0$,或 $\cos x = \frac{1}{2}$.

這是答得太少了。解三角方程式的意義是要把方程式內的X求出來，單是把三角函數求出來是不夠的。

又如去年三校考題中有一題是試用化學學名或公式，來表明肥田粉、漂白粉、鉛粉等物。很多考生在寫出學名後，又寫上了牠的公式。結果時常把公式寫錯，於是本來可以得滿分的題目，現在只得了原來的四分之三或者二分之一的分數。還有許多考生，對於不會作的題目，不肯就此住手，大作其題外文章，扯到很遠的地方去，以冀閱卷人不留意時，獲得些許分數。這種亂說廢話的辦法，一定是要弄巧反拙的。

## 史地公民

原作者：雷海宗

專就歷史一科的範圍講，本國史與外國史須分別討論。現在一般的中學本國史課本，都嫌繁瑣，無論對於某一時代或某一問題，往往都抓不住重心所在，使學生實難感到興趣。例如每朝的官制、稅制、及其他形式化的制度，似乎都是教科書作者所不厭其詳的列舉的，其實這些多是不相干的事，若認眞研究，其中問題甚多，與整齊制度的表格相差不知幾千萬里，那應當是非常專門的問題。所以除了爲明瞭某一時代所必需的一部份，往往是極小的一部份，小到有時可以完全漠視的程度，對於這一類純粹鈔書的成套材料，中學課本不當錄入。再如人名、地名、掌故等等，都以多加酌量爲宜。例如講到南北朝隋唐的佛教，一般課本總要把所謂十三宗的名稱，開創之祖，印度遠祖，初起時，中盛時，後衰時，一條一條的列舉，而對於佛教的眞正意義，在歷史上的地位，却並未說出清楚的道理。教科書給人們的印象，是作者特別喜歡把成套的東西述說一遍或製出表格，至於這些東西對於中學生是否有興趣，是否能爲他們所了解，甚至其本身除「掌故」的價值外是否尙有其他價值，都常爲一般作者所忽略。這實在是中年人所加於中學生所不必需的痛苦。

尤其荒唐的是許多課本中連篇累牘的註解。隨便舉一個例子：一種課本在三頁大字的一章之後，列出滿滿一頁的小字註解，其中引證或提到的有詩經正義、鄭箋、韓詩、孟子、日知錄、左傳、禮記王制篇、周禮、白虎通、公羊傳、論語、漢書刑法志、戰國策、俞正燮癸巳類稿、晉書刑法志、二十二史劄記。這要把中學生嚇倒，是沒有問題的，恐怕連許多教師也不免看得眼花繚亂，惟恐出來一個淘氣的學生問起來，自己將無以應付。這不僅是對中學生開玩笑，簡直是與中學教師過不去了！中學課本決無成爲專著的可能，又何苦如此費力不討好？

上面所講的缺點，外國史課本大致都能免除。所謂外國史，主要的就是西洋史，早已由西洋學者清出一個條理，我們的作者有現成的路線可循，根本不會在體裁上、結構上、或去取上，作出過度離格的事。所缺的是了解力，能抄書而無大誤的作者已不易得，其他更不必說了。至今尙未見有一本由中國立場所寫的西洋史課本。事實一方面常嫌太多，另一方面又嫌太少。太多，是因爲許多事只對西洋人有意義或有興趣，如較小的職役，二三等的歷史角色之類。太少，是因爲許多事對西洋人是不言而喻的，對於我們就成了生硬的難知的事理了。例如在中古與近代初期的歷史上，基督教的地位非常重要，若不講清楚，許多發展就無從了解。再如近代史上的政黨制度，對於一個西洋學生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對於一個中國學生就成了極其玄奧的事。一般的課本作者往往沒有充足的想像力，使他們眞是爲中國學生寫西洋史，而不是照抄作爲西洋學生用的西洋史。這種情形，只有希望在澈底明瞭西洋歷史與西洋文化的人多起來之後，慢慢的改正。

關於地理學，優良的中學課本還比較容易找到。地理學是今日已經整理淸楚的一門學問，不像歷史學，尤其不像中國歷史，性質與範圍的那樣含混。中學地理一課的困難，恐怕在教師。很少的大學有地理學系，有地理學系的，其學生的數目也不甚多，所以今日在中學教地理的人往往不是專習此科的人，勉強應付，當然難以引起學生的興趣。

（下接十四頁）

# 編者報告

## 本期起售七萬元

本刊以四萬元的售價，前後維持了一個多月（自四卷十一期至十五期）四卷十六期出版時，因爲紙價從六百萬跳到八百萬，我們勉強加了二成半，改售五萬元。不料端午節一過，紙價大跳特跳，一冲冲出了一千二百萬大關。最近米價猛漲，各物皆跳，形勢兇險，令人心悸。即說排印工，本月內已調整過兩次，上漲百分之二百左右。這個月底生活指數發表後，下月份的排印工還不知要漲到什麼程度。其他各項開支，無不急劇上漲，我們現在祇得再增加四成，改售七萬元一份。

## 訂費改制

在這種物價瘋狂波動的局面下，自本期起，本刊訂費的計算方法，被迫修改。我們以前訂閱十二期，通常是照十期的售價收款的。這個辦法本是戰前的辦法，無非是給予定戶一種優待，使訂閱較零購爲合算。但是現在物價這樣不穩定，由於定戶在訂閱時付了訂費以後，即不再受漲價的影響，所以事實上我們已給予定戶以最優厚的保障。物價上漲的週期既如此短暫，假如我們一方面要給定戶以不漲價的保障，一方面又要十二期祇收十期，我們深感我們在業務上所受的担負，實在太重。例如我們在四卷十三期上所發表的統計：在四卷一期訂閱本刊時，十二期僅付十萬元，而十二期的零購價格則爲三十三萬五千，相差的比率，等於百分之三百三十五。在四卷十三期訂閱時，十二期僅收四十萬，現在祇出了六期，倒已去了二十九萬，後面的六期還不知要售多少元。因之，我們審愼考慮之後，不得不採用「展望」週刊所已採用的辦法：十二期的訂費即照十二期的售價實收。我們深知我們這個修改要增加定戶的負担，但處此驚風駭浪的物價波濤之下，爲了本刊的生存，不得不如此修訂，我們希望定戶曲體予諒。

## 合訂本特價半月

售價調整之後，合訂本每冊改售九十萬元，但爲使讀者有一個廉價補購的機會起見，我們特別規定，在七月十日以前購買者，每冊特價七十萬元。外埠讀者購買，應使我們在七月十日以前收到書款，逾期即售九十萬元。第四卷上冊的合訂本已在裝訂之中，不日即可出版。合訂本的郵資請閱封面規定。

## 航空郵費加了

### 普通定戶酌扣寄刊

航空郵資自六月十一日起漲了，本來一份刊物航寄是一萬四千三百元，每份增加了六千元。現在增爲二萬零三百元。凡是航空定戶（航平或航掛）一律自四卷十六期起，每期補收航郵六千元。

應該補收的郵資，定戶不必補下，即由我們酌扣寄刊。這個辦法在上一次四月間航郵加價時，我們已實行了（見四卷七期十九頁啓事），定戶均稱便利。

不過也有幾位定戶來函反對，他們不願扣刊，願意補繳郵資。這幾位定戶還不大能體諒我們的困難，我們除已分別函復外，再在這兒說明一下。我們的困難是：假如要定戶補寄，則（一）有的定戶補，有的定戶不補；（二）在補寄的定戶中，有的補來的數目是對的，有的是不對的，或者補多了，或者補少了；（三）定戶補郵，前前後後，有時可能上一次還沒有補齊，下一次的郵資又加了。因之，按照我們過去的經驗，這補交郵資的事，眞是最傷腦筋的事情，幾乎影響着我們正常的發行工作。諸位先生請想，我們八千多定戶，今天補這個，明天補那個，正常的發行工作，勢將因此受到極大的影響。我們根據多次的經驗，決定還是用酌扣寄刊的辦法，如此，則我們可以用一番手脚，一次計算完畢，而定戶也不必費神補寄，比較省事。不過，酌扣寄刊，自然不易一絲一毫的精確計算，祇能大體上計算一下，上上下下，多扣了幾千元，或者少扣了幾千元，或者是不免的。假如有小小的出入的話，還希定戶先生體諒我們的困難，多多原諒。

## 航寄半價定戶每人請補五萬四千元

半價定戶因爲期數是硬性規定的，一律自四卷十三期起至二十四期止，所以不好扣刊。自十六期起，航寄半價定戶，每期補六千元；十六期至二十四期，共爲九期，每人應請再補航郵五萬四千元，至希早日補下爲荷。

## 「郵票代洋」問題

過去有許多讀者，寄郵票來定閱。凡是我們能給讀者方便的，我們無不願意給讀者方便，所以關於這個問題，過去一直沒有提過。不過我們現在因此受到相當數目的損失。據管理郵票的職員報告，我們已有一億多的郵票無法利用，因爲這些郵票都是「五千元」以下的小郵票。這種「小額郵票」，對於我們幾乎沒有什麼用處。批發課寄刊用的郵票，需要二十萬元的，十萬元的，至少也要五萬元的。現在這一億多小額郵票，擱了起來，而這擱下來的一億多元，單單利息，一個月就要損失三四千萬元。這三四千萬一月的利息損失，是我們所不應當承受的。因此，我們希望，以後讀者定閱，請用匯票，假如當地匯兌不通，自然祇得用郵票代理，但寄郵票來，至少要寄五萬元以上的大額郵票，務請讀者體諒。

## 普通業務信件請勿寄給編者

最近有許多讀者，購買叢書或者定閱刊物，信封上都寫着編者私人的姓名。希望以後讀者購買叢書的信，請寄「叢書課」，定閱「觀察」的信，請寄「定戶課」，勿再直接寄給編者私人。這樣，就等於幫助我們提高我們的辦事效率。

## 關於我們的社址

有許多讀者先生對於我們的社址，感覺不便。本埠的讀者訴苦說：北四川路太長了，一九七二號不知在那一段，找尋的時候，要走許多冤枉路。我們很同情這種訴苦。現在告訴上海的讀者：北四川路一九七二號在狄思威路口，坐一路電車到底就是，如坐七路公共汽車，可在狄思威路北四川路口下車。

外埠的讀者來函訴苦，說我們的社址門牌，總記不清楚。「一九七二號」已不容易記，還要加上「內一號」，更嚕囌。我們也很同情。現在告訴外埠的讀者：假如你實在覺得這個地址太長，可以簡寫爲：「上海（5）北四川路一九七二號觀察社」。假如還要簡便，即寫「上海（5）北四川路觀察社」，也可收到。信是由郵政送的，反正郵務員天天來，已知道我們的社址，寫得簡單點也不要緊。可是從銀行匯款的話，仍得將門牌號頭寫清楚，否則就送不到了。（編者）


## 陳永熙君鑒

台端經手送來之一大中國圖書局「廣告一則，早已于兩個月前刊登本刊四卷七期。該項廣告費，迄未付清，本社曾一再派員、函催，並在本刊公告，催促台端前來清理，未承惠辦。茲再通告，務希將拖欠之一千餘萬元，早日付清爲荷。觀察社經理部啓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一一號
每冊七萬元